

關聖帝君寶訓像註

集利

ハ6
2478
3



八仁
2478
4-3

關帝寶訓像註卷三目錄

關帝寶訓

矜寡

侯始覲

餽問孀婦

常運安

義俠矜寡

拔困

楊士健

代人謀生

高攀桂

薦拔賢能

重粟惜福

沈判司

淘洗棄飯

元厚之

述言惜福

排難解紛

王建邦

賠銀解紛

田俊民

和事老人

捐貲成美

沈璋

捐修聖廟

垂訓教人

李定 訓戒獲報 鄒迪光 勸善增壽

李開泰 刻書訓世

冤讐解釋 于長腿 愧謝釋怨 馮淑 忘怨贈參

斗秤公平

黃承事 神敬公平 黃二叔 老圃公平

親近有德遠避凶人

黃憲 叔度汪汪 郤正 不附權宦

隱惡

劉仲輔 善化偷兒 程皓 曲掩人過

揚善

趙藉 勸善阻惡

利物

施有聲 慈生禁獵 何自明 傷生獲罪

救民

濟寧牧 救荒得子 屠康僖 細詢囚寃

同心向道改過自新滿腔仁慈惡念不存

田潤 師勸改過

一切善事信心奉行入雖不見神已早聞

袁了凡 行善告天 三人 作善免難

加福增壽添子益孫

蕭遠 濟饑得嗣 支公 報恩送妾

災消病滅禍患不侵人物咸寧吉星照臨

馬鑑 鬼避善人 顧漸 逢凶化吉

若存惡心不行善事 顧

解敏 惡心惡報

淫人妻女

倪天錫 泣訴淫孽 朱煥 恣淫僕婦

任太和 貪淫絕嗣 陸仲錫 神譴淫心

項希憲 悔淫登第 南京某生 貪淫殺身

袁公 還婦逢子 洪燾 力改淫惡

破人婚姻

王生 破婚削祿 蘇允明 全人夫婦

壞人名節

宋芝 刻薄誑人

妒人技能

張醫生 妒嫉受貧

謀人財產

丁清惠 置產寬厚 劉整 奪產變牛

鄧榮 騙財遇寇

唆人爭訟

黃鑑 唆訟惡報



踰

矜寡

增論婦以夫為天者也。一旦失天，其苦千萬矣。然失天而誓不移天，其節豈不踰人千萬耶？勿以婦節為易，一廉士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之心也。勿以婦節為常，一忠臣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志也。其間或仰念翁姑而倦倦不去，是以節而成孝也。或俯憐兒女而戀戀不捨，是以節而兼慈也。或思門第風峻而今此之錚錚，是以節而為祖父增光也。或憶琴瑟風篤而今此之皎皎，是以節而令夫婿瞑目也。此何等大義，何等正氣，猶不聞而矜之者，匪人心矣。然矜而歎之，不若矜而敬之也。矜而羨之，不若矜而成之也。一已矜之，尤當與世共矜之務。

使其從一而終得邀朝廷旌節之典而矜心始為大快也若能歌之咏之筆其事於不朽使節婦之芳名傳於後世其為德更非小也



明侯始覲信陽州人。族繁有婦人新寡者。覲聞之。必使僕婢頻頻問餽。爲之策長遠。令婦可以溫飽。人間之。覲曰。婦無夫已。不若人再無養。何處求人。不由我不矜恤也。族婦有守節三十年者。覲必約鄉里公舉。賴以建坊者。不下十餘家。後生子爲總戎。覲受封焉。

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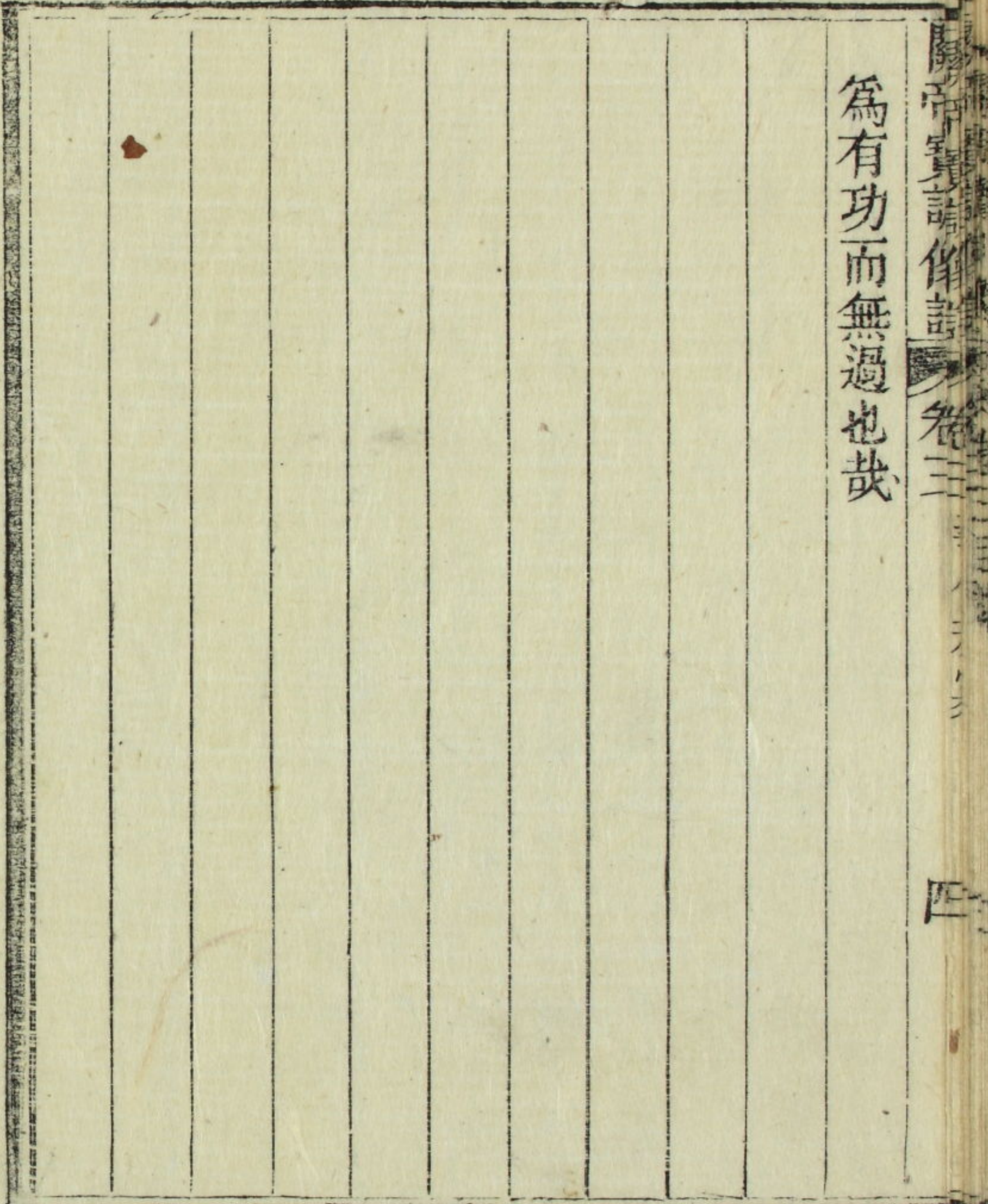


常運安永平府人。重義任俠。人有受謗處。必憤憤爭論。尤雅敬寡婦。一惡少戲其里中寡婦之子。安恚甚。直唾其面。惡少約黨毒打垂斃。妻勸其再勿管閒事。安不聽。一日族中寡婦之姪欲奪婦產。誣以不潔。婦泣訴於安。安尋其姪持棒毆死。恐株連及婦。赴官自認抵償。逢赦免。後於山海關外拾一匣。啟之得巨珠十串。從此致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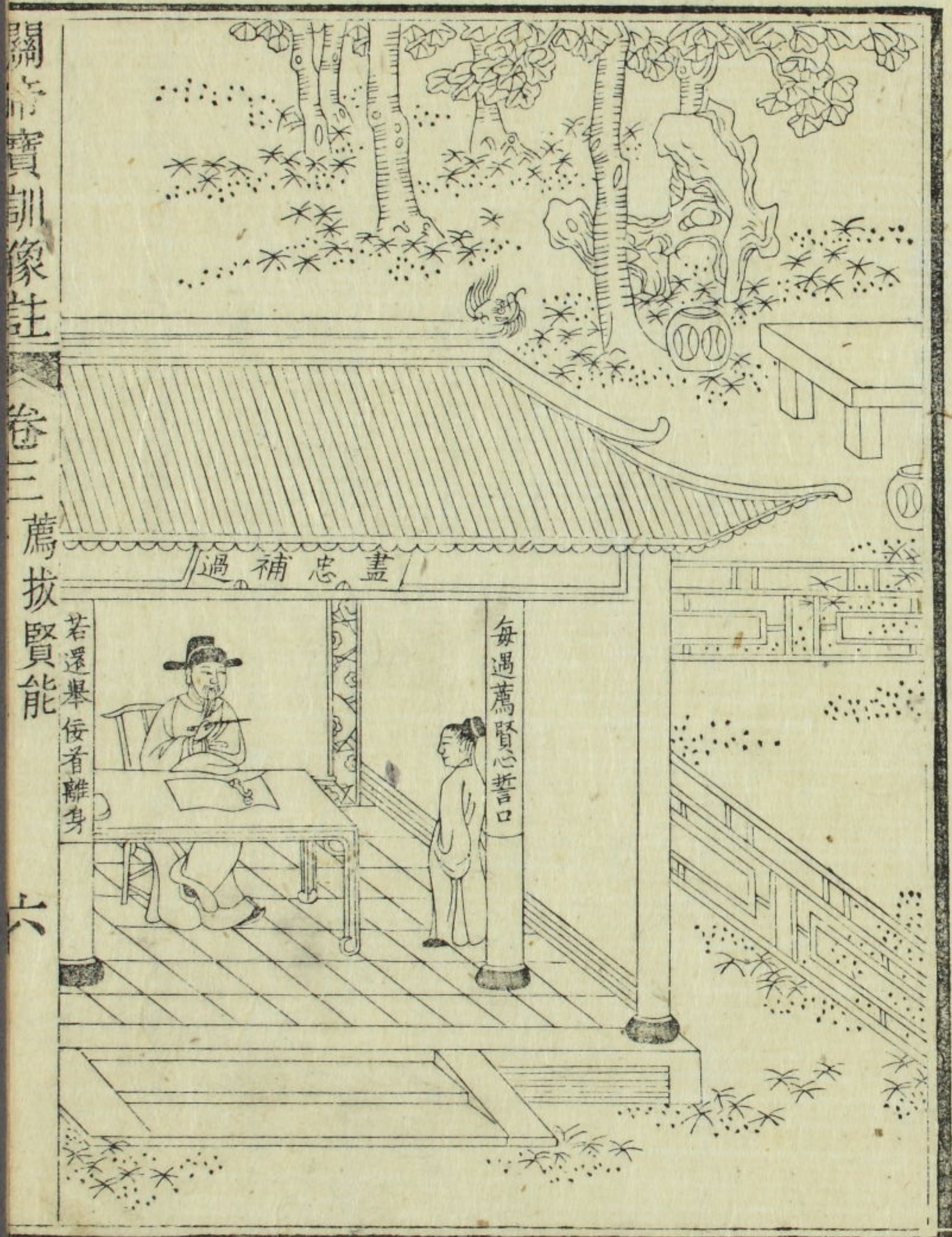
拔困

〔增論〕困者鬱而不舒之謂也。凡人命未通。運未順。祇日見其困頓無聊矣。借非有人提拔。則於何而亨耶。然拔之有難易之別。假如拔諸窘迫之際。而登諸豐豫之途。拔諸水火之中。而措諸衽席之上。俾若人沒齒銘恩。舉家佩德。詎非善歟。在慷慨重義者。類能爲之。猶屬易耳。至若身居大位。而困於下吏者。莫不仰望其薦拔。果潔清自矢。而所拔惟賢。則一路受福。天嘉其忠。君愛民之心矣。若徇私不公。而所拔惟佞。則一路受害。天坐以欺君暴民之罪矣。此非有真眼力。真操守。不能是以難也。惟於易者。勉勉廣行於難者。兢兢克慎。庶於拔困之道。

為有功而無過也哉



楊士健通州人家貧信義服衆見親朋中有困苦者則思
 拔濟之但無錢財祇仗口德耳如士人無館地則爲之推
 薦貿易人無生意則代爲謀算嘗曰爲人所以自爲庸知
 我有困頓時人不爲我乎後其子讀書衆人公捐束修聘
 名師教訓竟登第



高攀桂山東人爲御史巡按四川地方官有守清才卓困於下位者則一力提拔多有未經識面者至於情囑賄動並未拔一人齋中自作對聯云每遇薦賢心誓口若還舉佞首離身後其子一吏部一給諫

重粟惜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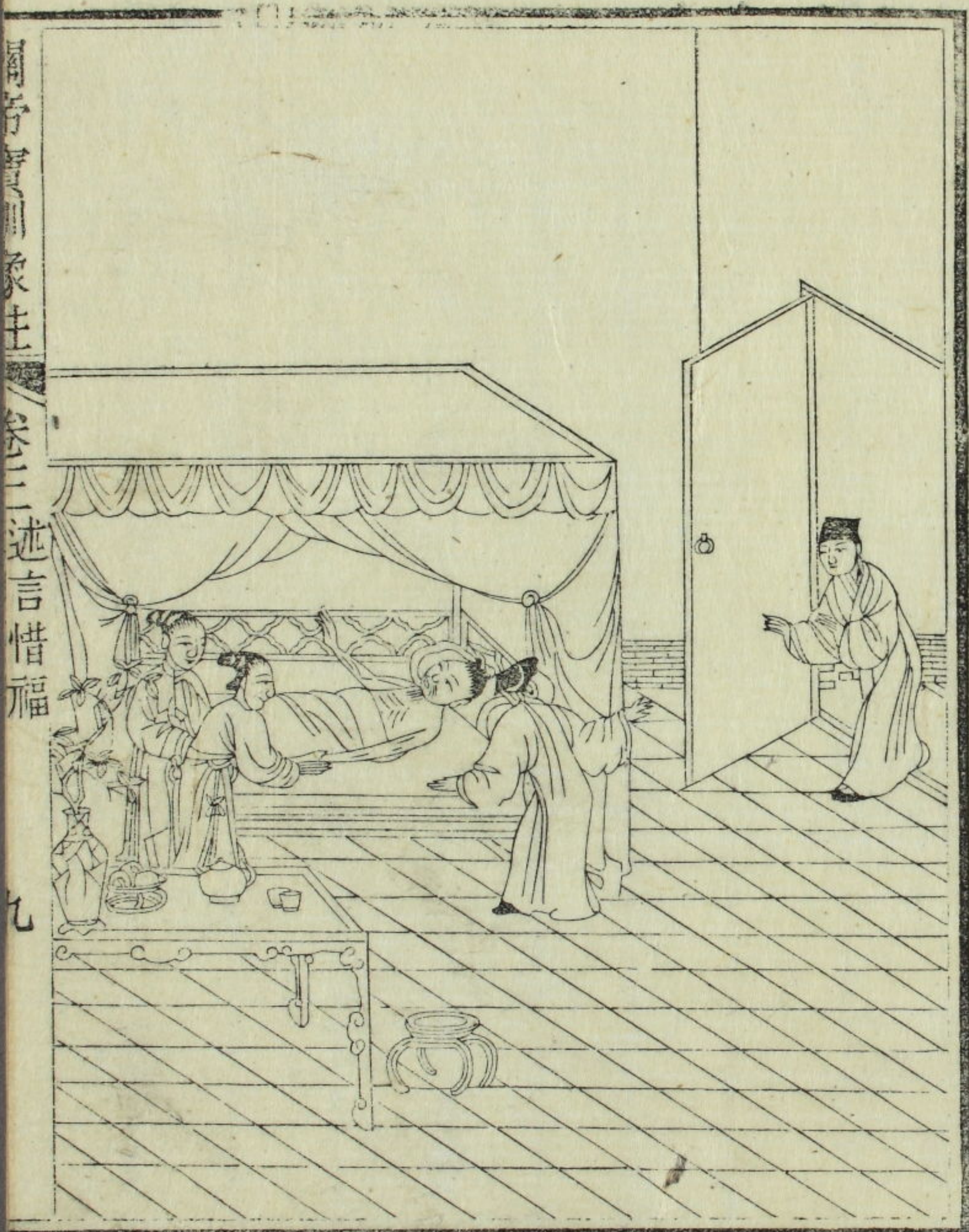
增論人非五穀不生活粟顧不重乎哉乃富家倉穀豐盈樂歲粒米狼戾因而作踐者不少矣不知是粟也農人沾體塗足費盡心血而來者奈何不知重耶天心最愛五穀不重則上干天怒而福由此遞減矣福厚者減而至於薄福薄者減而至於亡惟珍重之視粟猶如視珠堆粟猶如堆玉不忍拋撒不使朽壞又何至於折福歟然奴婢庖人率多暴殄米粟雖孽分出於若曹而罪總歸於家長尤不可不嚴禁也



缸

沈判司性慈善。一夕夢神告之曰。汝大厄且至。奈何。沈泣拜求憐神曰。汝家人拋棄五穀。罪坐家長。雖有他善。不能贖也。亟圖之。沈寤起視厨舍內外。信然。遂密圖追改。俾家衆先往泛湖。將一老成厨人留家。淘淨溝中棄飯。又細撈缸中棄炙。加椒爲肉糜。家衆曰。晡待送飯。不至恚而歸。饑甚。爭取食之。須臾而盡。沈始道所以。僅免於厄。

穀



閩音寶訓家生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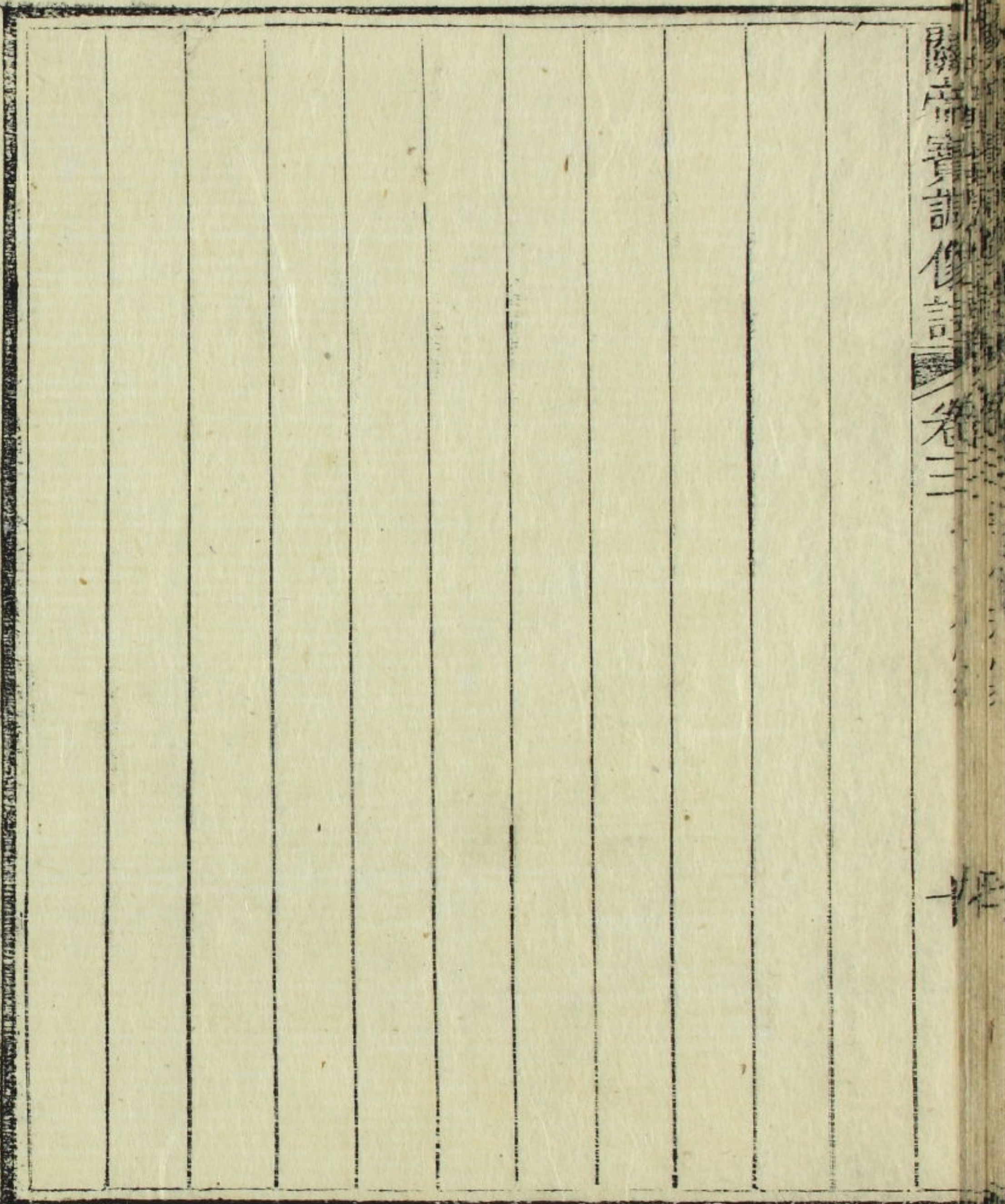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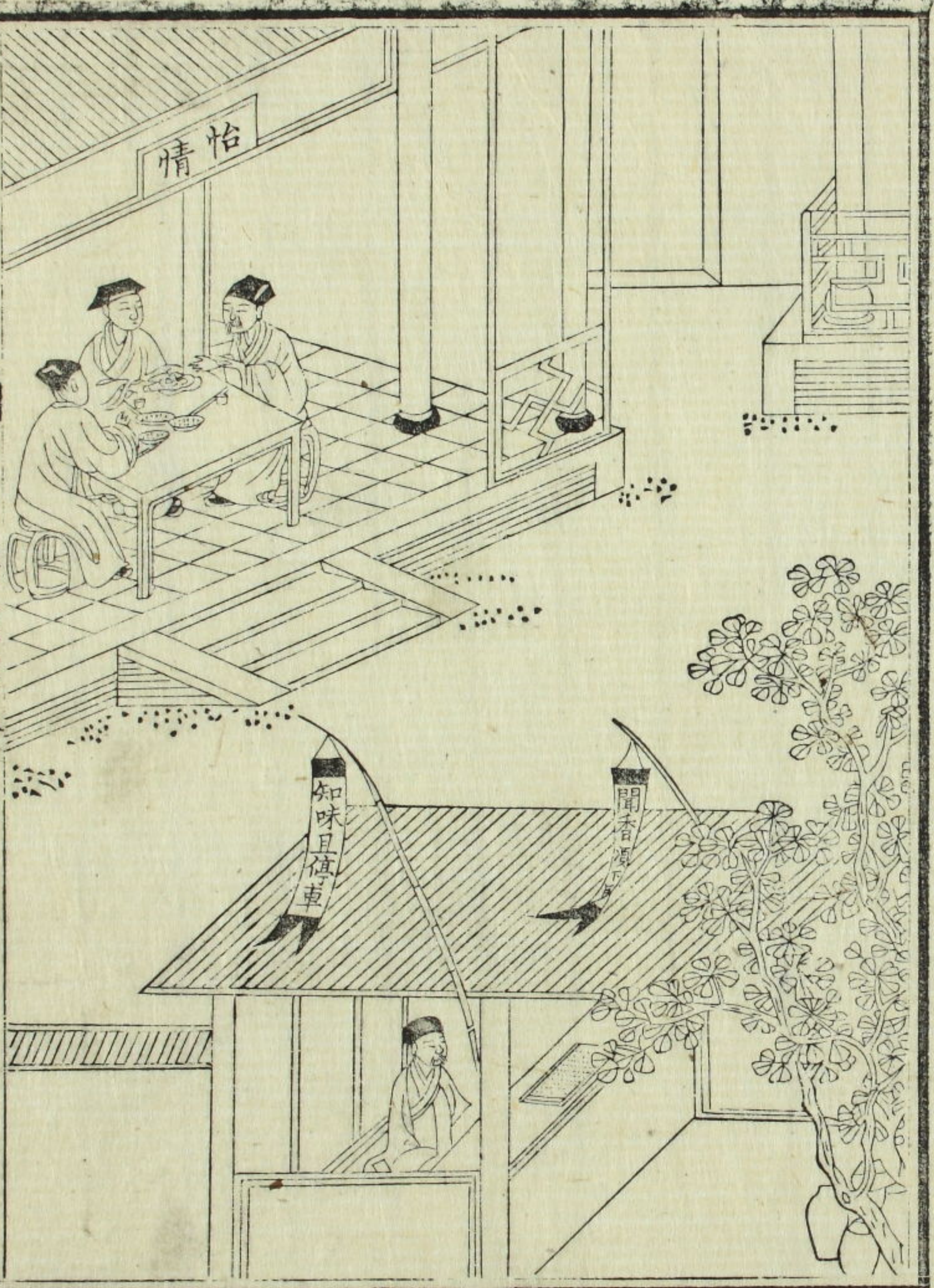
述言惜福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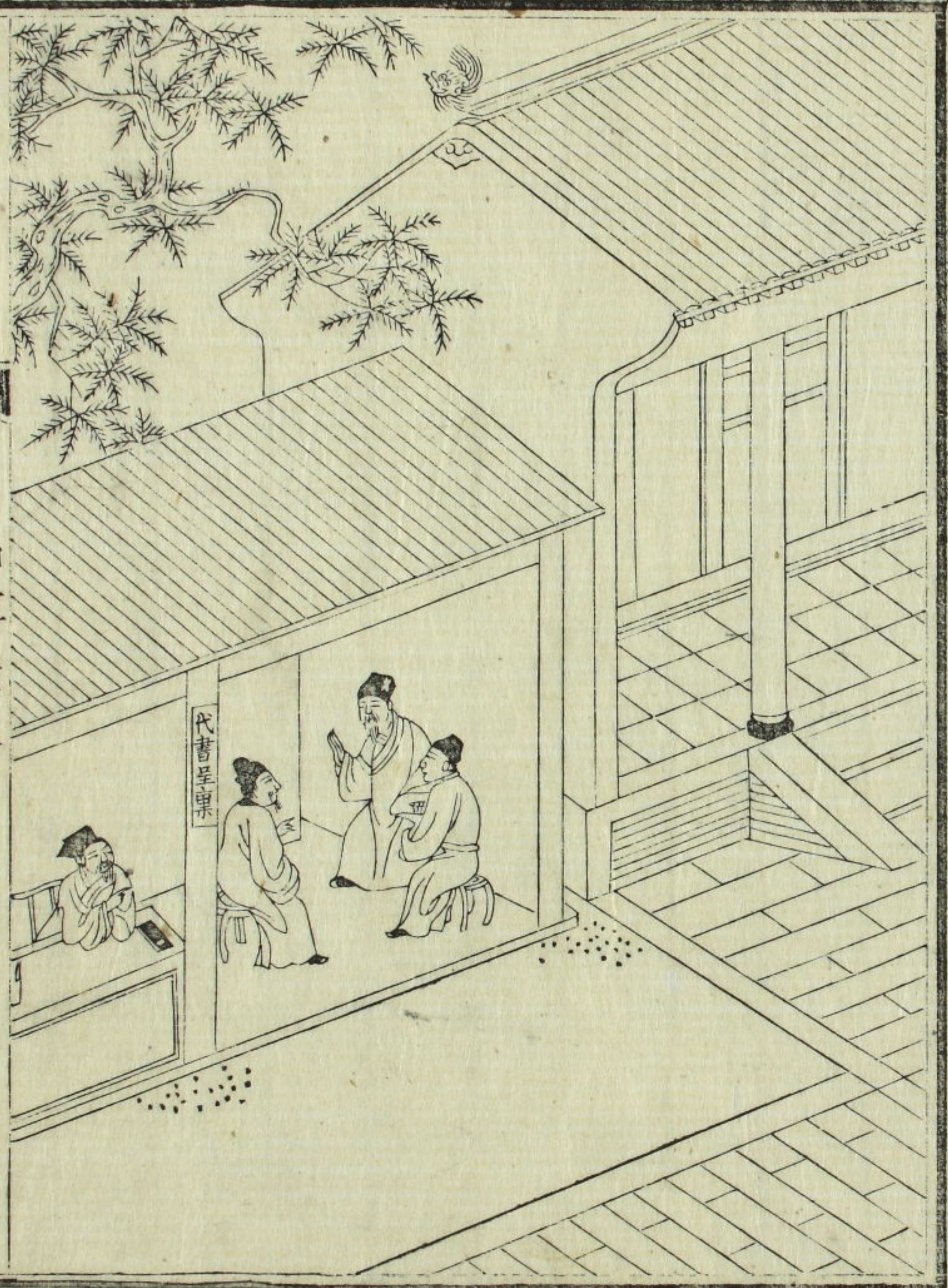
元厚之死而復甦。自言到冥司。主者曰。人無壽夭。祿盡則亡。君祿未盡。官且至兩府。然惜福。乃可厚之。自是每事減損。凡衣服飲食。絲粟不敢過分。後官至執政。壽逾七旬。

排難解紛

增論何為難。兩相訟而莫肯平也。何為紛。互相競而莫能讓也。小人乘此機會。陽托講息之名。陰行教唆之術。口蜜腹劍。就中取利而已。乃有君子者出。則破口勸之。曰。何苦輕造公堂也。何苦枉飽蠹役也。何苦以小忿而結大讐也。何苦恣情負氣。而致傾家敗產也。而且不憚心力。不惜工夫。不避嫌怨。不吝酒食。反覆排解。使之克底於和。然後已。此其德行必有神明默記者。



陽帝寶訓傳言 卷三十一
王建邦新城縣庠生。有同社孫枚與陳捷赴府告狀。邦遇於途。問其故。陳云。我與孫同宿。伊失銀八兩。誣我竊去。我今告他匿喪。邦云。他不該誣你作賊。你亦不該首他匿喪。隨將二人約至酒肆。自己賠銀八兩。令寢。其事後。邦在文昌閣焚香。廟祝問邦姓。邦曰。姓王。廟祝曰。名叫建邦否。邦曰。然。廟祝曰。五日前閣內有神云。秀才王建邦代人賠銀。而解紛。宜註冊補廩。邦不敢信。後果考居前列。食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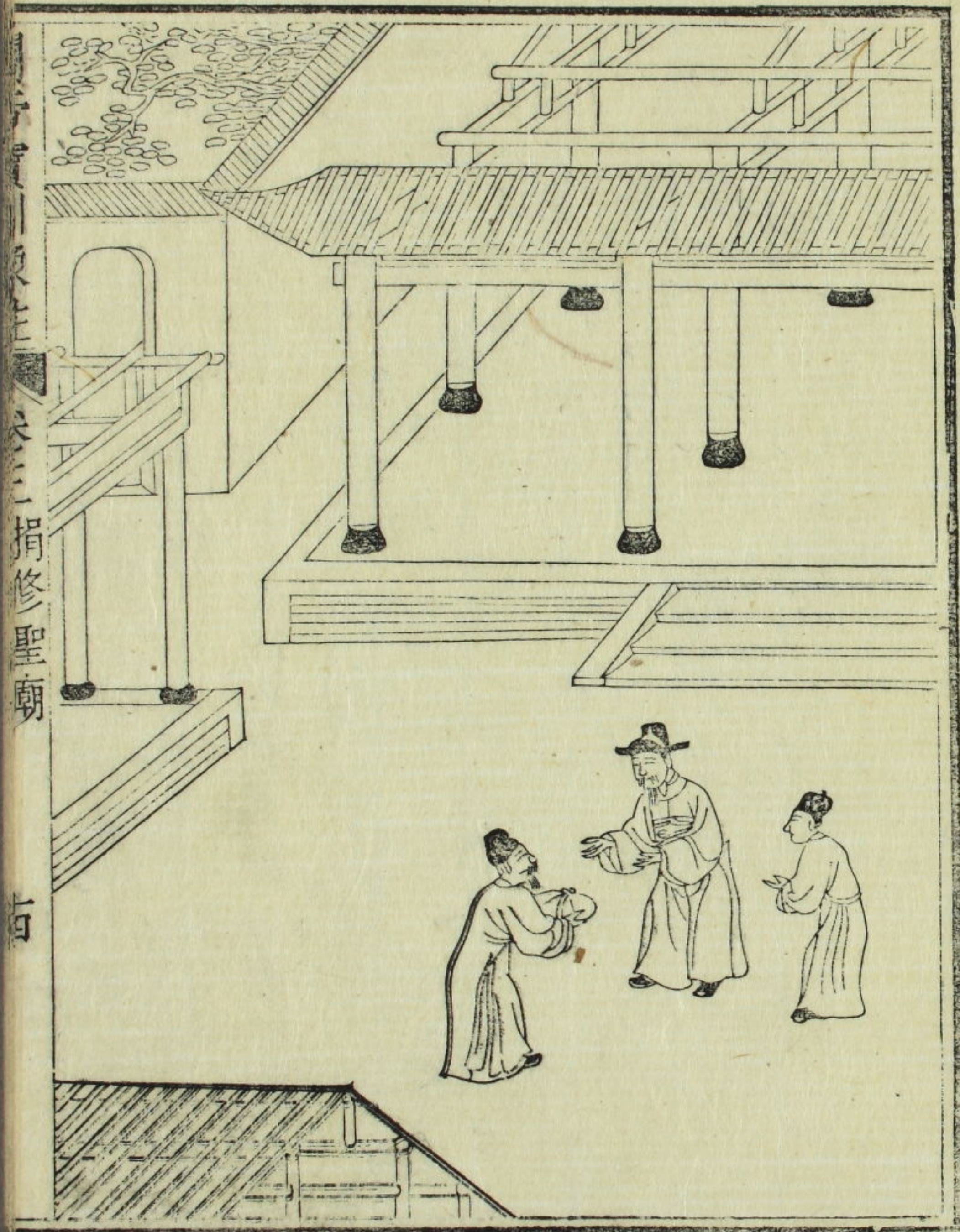


關帝實錄傳記 卷三
明田俊民河間人性和不與人忤見鄉黨有起口角者必多方排解又每日清晨在衙前代書房內閒談見人來寫狀故爲款洽諭之以理導之以情以有事不如無事反覆開陳率多從之如是者二十年後姻家有鬼作祟俊民往問其故甫入室鬼曰和事老人來也德行可欽何敢於此地侮人遂不爲祟後俊民享壽八旬有五無疾而逝

捐貲成美

增論世間美事亦多矣哉然美事雖多而成之恒不易所以然者資財之缺乏耳苟欲成之則非捐助不爲功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蓋君子知尚義而不知計利知樂善而不知吝財遇一美事則慨然捐資以成之或竭力捐資與人共成之再或難成則更爲廣行勸募而藉衆資以勤成之務期於美事之必成而後已縱有吝資者從而諷之曰衆難濟也徒自苦也而彼如不聞或又從而譏之曰爾實迂也受人愚也而彼亦不顧君子之存心豈鄙吝輩所能識哉而其爲德豈淺鮮哉人亦務爲君子而可矣

務



捐修聖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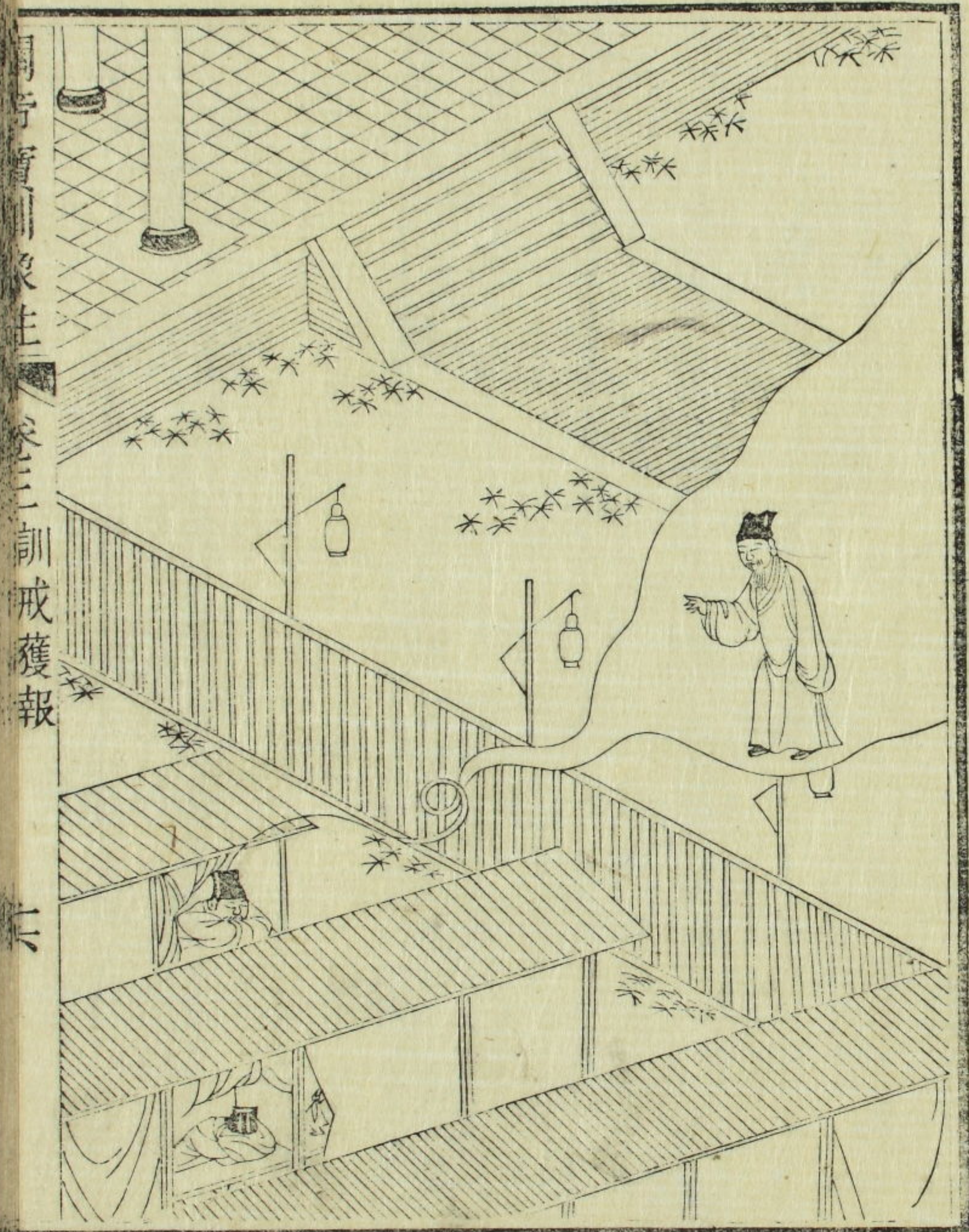
關帝聖像

三

沈璋河南人萬歷年間。邑中文廟倒塌。教官與士子募脩。三年未就。璋謁教官曰。創修佛殿。人常有之。崇敬先師。世所罕聞。璋願以已財六百元。助修大成殿。教官甚喜。收其銀而工以竣。邑令聞而旌之。後璋之孫弱冠聯捷。邑人稱之曰。此祖澤進士也。

垂訓教人

增論聖賢諄諄教人之意。載在經書。至詳且盡矣。又何以訓爲此。所謂訓者。淺言之。喻言之。俾中下人易曉耳。彼不肖之流。甘於自暴自棄。日卽於邪。日狃於利。寧因訓語而革面耶。然若輩敢於違天而猶知。上有天也。敢於欺神而尚知。冥有神也。故編之爲訓。告以若者爲善。若者爲惡。並告以若者邀福。若者取禍。未必不閱而思。思而悟。翻然有愧悔之念也。則垂訓一事。殆體聖賢立教之意。而曲行之者哉。



關帝聖訓像注

卷三 訓戒獲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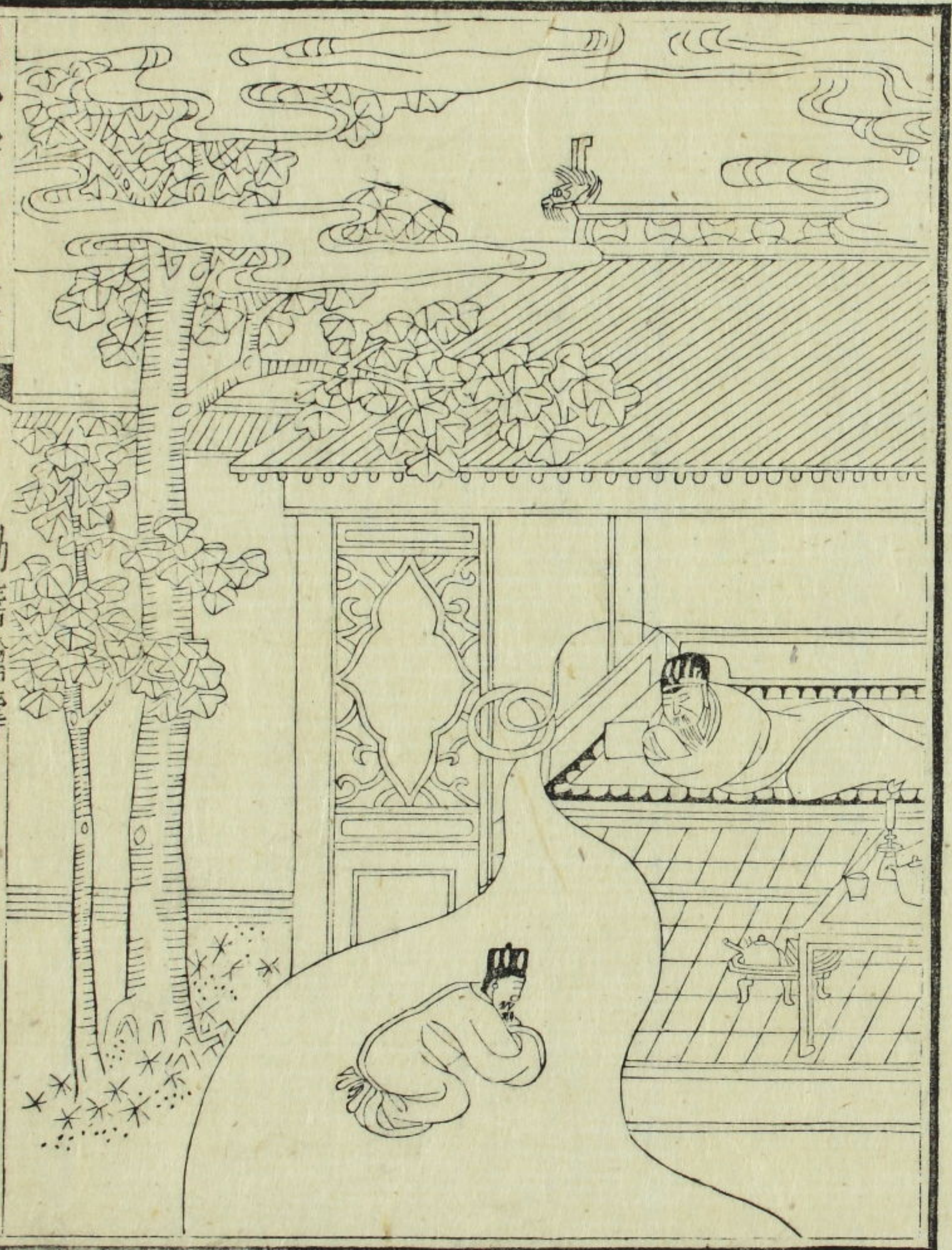
七

關帝聖訓像注

卷三

七

明萬歷間。嘉興府學生李定。遇子弟親友談閨門事。便正色怒戒。更作口業戒文。垂訓後學。因年邁久廢科舉。門人多應試者。強邀入場。夢其父語曰。前月有一士。應今科聯捷。為姦室女除名。文昌奏汝作口業文訓戒後進。陰功不小。請以汝名補之。汝必聯捷矣。後榜發。果中式。次年。中進士。官至御史。



明學憲鄒迪光無錫人年六十。每刊勸戒圖說傳施秋得
 危疾。夢一老僕來云。冥府嘉小人在生事主忠勤。命作天
 曹吏。昨見主者批一文書云。鄒迪光陽數已盡。因刊勸戒
 圖說。增壽十年。特來報慰公疾隨愈。果歷七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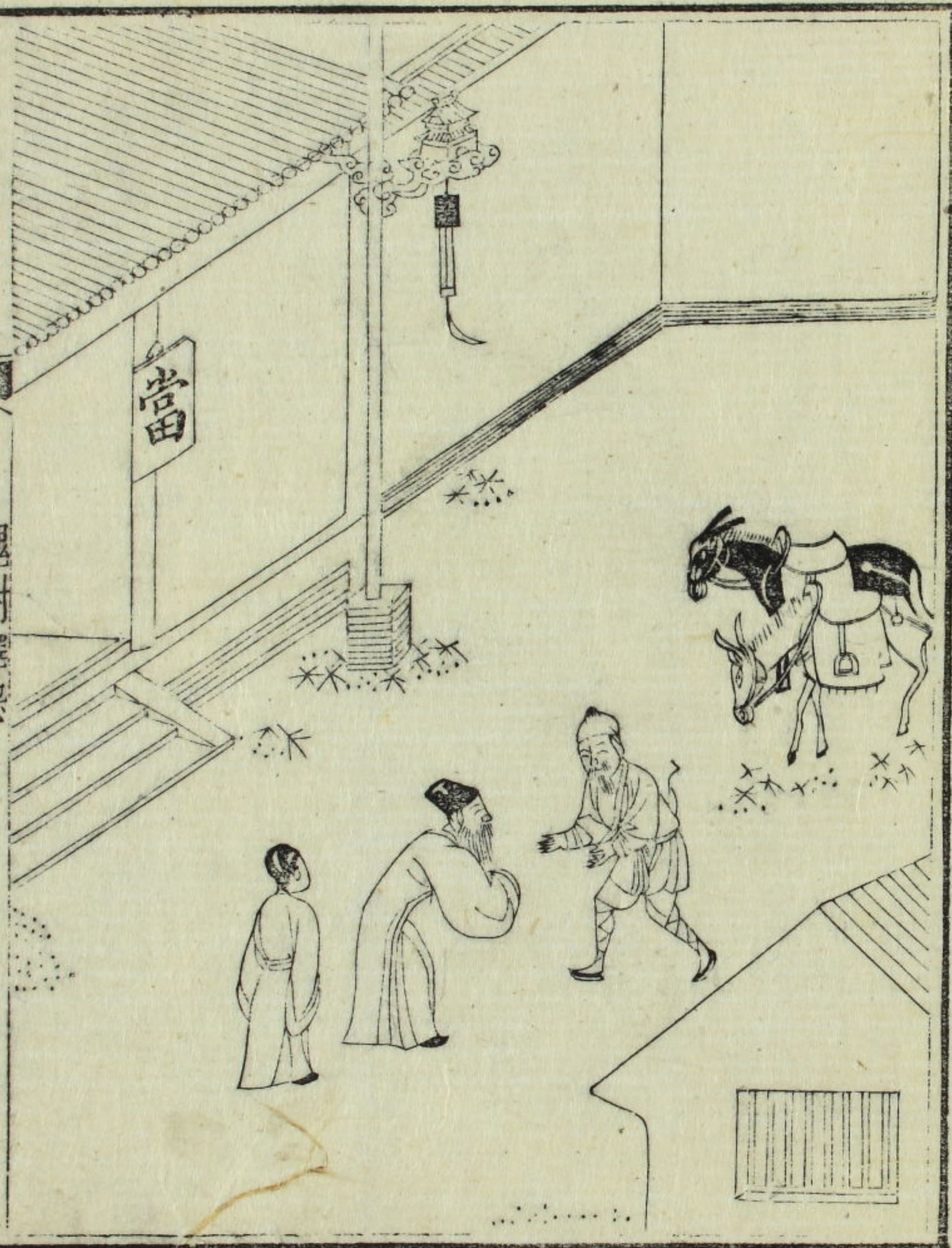


刻書訓世

國朝李開泰順天人。少年補廩。名著都京。闈十科鄉試不中。自恨無力行善。因憶韓昌黎云。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遂將館金廣刻善書。仍編戒淫戒殺等文。印施十餘萬張訓世。丙午中解元。

冤讐解釋

〔增論〕冤讐之於人甚矣哉。凡人有冤欲報。有讐欲復。實不能一日而去。諸懷也。然亦宜平心思之耳。如其人素非奸惡。而獨與我為冤讐。必其一時之誤也。如其人向多情禮。而突與我結冤讐。必其聽人之唆也。或當日心跡未白。以相猜。而蓄冤讐。亦未可定也。或當日言語俱暴。以相激。而成冤讐。亦未可知也。漸解焉。漸釋焉。漸化於無有焉。其斯為聖賢克己之學歟。



關帝實川象主

卷三

三

于長腿順天人。趕脚爲生。與對門典舖張姓有讐。張曾撻
之。肢無完膚。又窘辱數次。適有強賊。拔張爲窩主。官私訪
偶遇長腿。問張姓窩賊。爾可知否。長腿力辨其無。張姓遂
得免禍。張後知之。詣門拜謝。長腿曰。冤家宜解不宜結。恐
拔讐而妄應耶。張慚愧無地。有女與其子作媳。嫁資頗豐。
長腿因而改業。以商販成家。



曾爲政與馮淑駁作生意。因算賬分息有隙。久之成讐。彼此結訟。忽曾染痢症垂死。醫云有人參二兩可以回生。曾無力購買。馮聞之。代買送會。服之遂愈。曾詣馮叩謝。馮曰。但願人得性命。何忍念及素讐耶。後馮生意倍興。發財數萬金。

斗秤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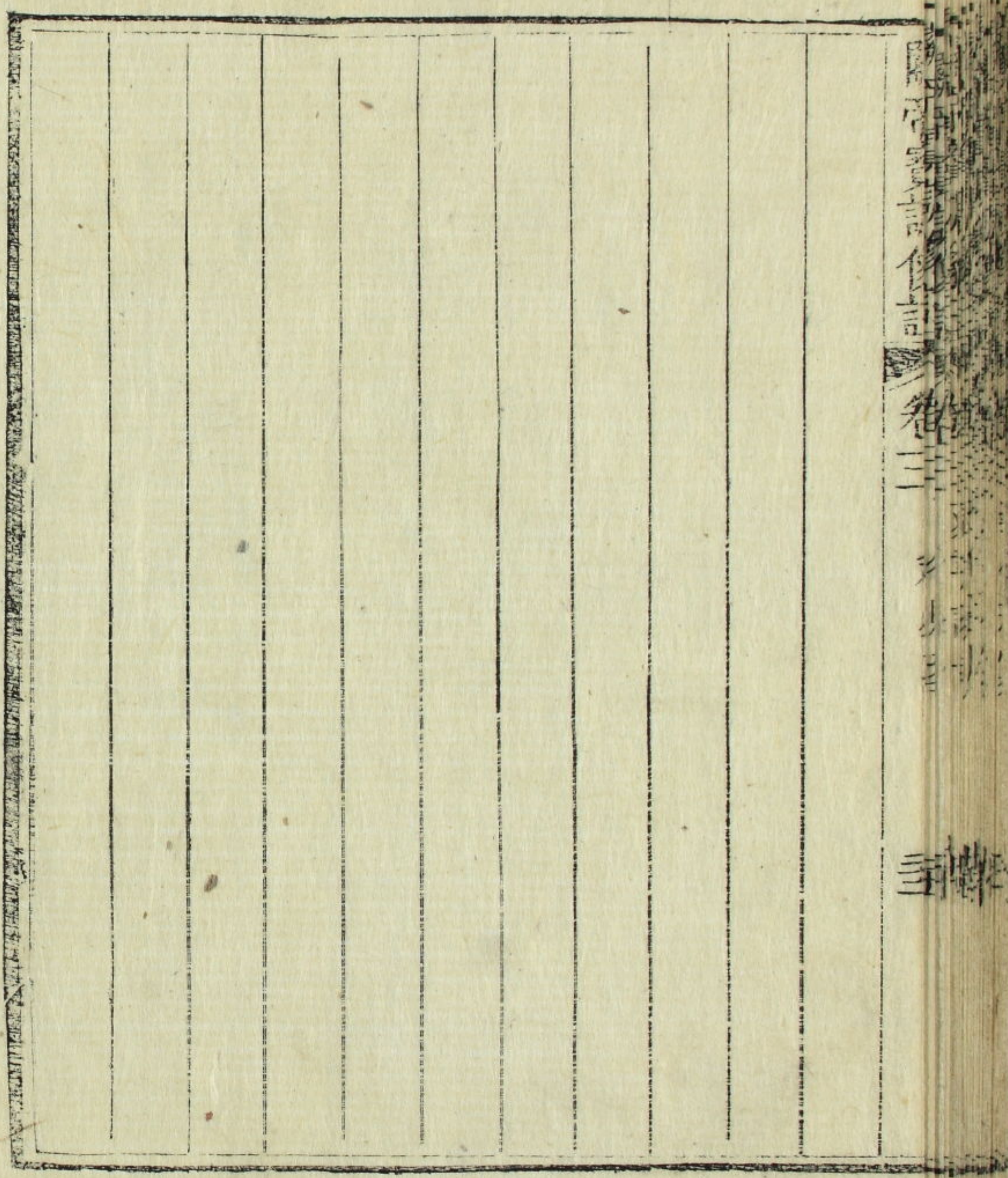
增論市中之交易之道。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惟期於公平而已。至於處家。凡日用必需之物。人鬻之。我取之。亦不外乎公平二字。奈何有用假斗假秤者。耶。斗一假則出少入多。秤一假則出輕入重。在己日佔便宜。在人日受虧損。天心不悅。將獲罪於無窮矣。唯謹爾。斗秤持以公平。雖未足云善。但求此心無欺。庶惡報不加乎其身。



關帝廟神像

卷三 神敬公平

三



宋張公詠守成都夜夢謁紫府真君俄請西門黃承事到
 真君降階迎之禮甚恭揖張公坐承事之次夢覺莫知所
 謂明日問西門有黃承事否左右曰有公命召至宛然夢
 中人問生平有何隱德曰無之三叩承事不得已曰他無
 所長惟每歲收成時隨意出錢糶糧候來年新陳不接糶
 與窮人價值不增升斗如故歲以為常耳張公歎曰此宜
 真君禮遇坐居我上也



關帝實錄卷三

老圃公平

博州鼓樓每夜有鬼掩之不可擊更卒問計於永歲禪師。師曰：第禁氣弗言可捉也。已而果捉之。鬼云：吾所畏敬者禪師及黃二叔耳。既而訪黃二叔，乃一老圃賣菜三十年。凡菜之老嫩束之大小價之高低但持心不二無他長也。夫以老圃公平鬼即畏敬人可不知鑒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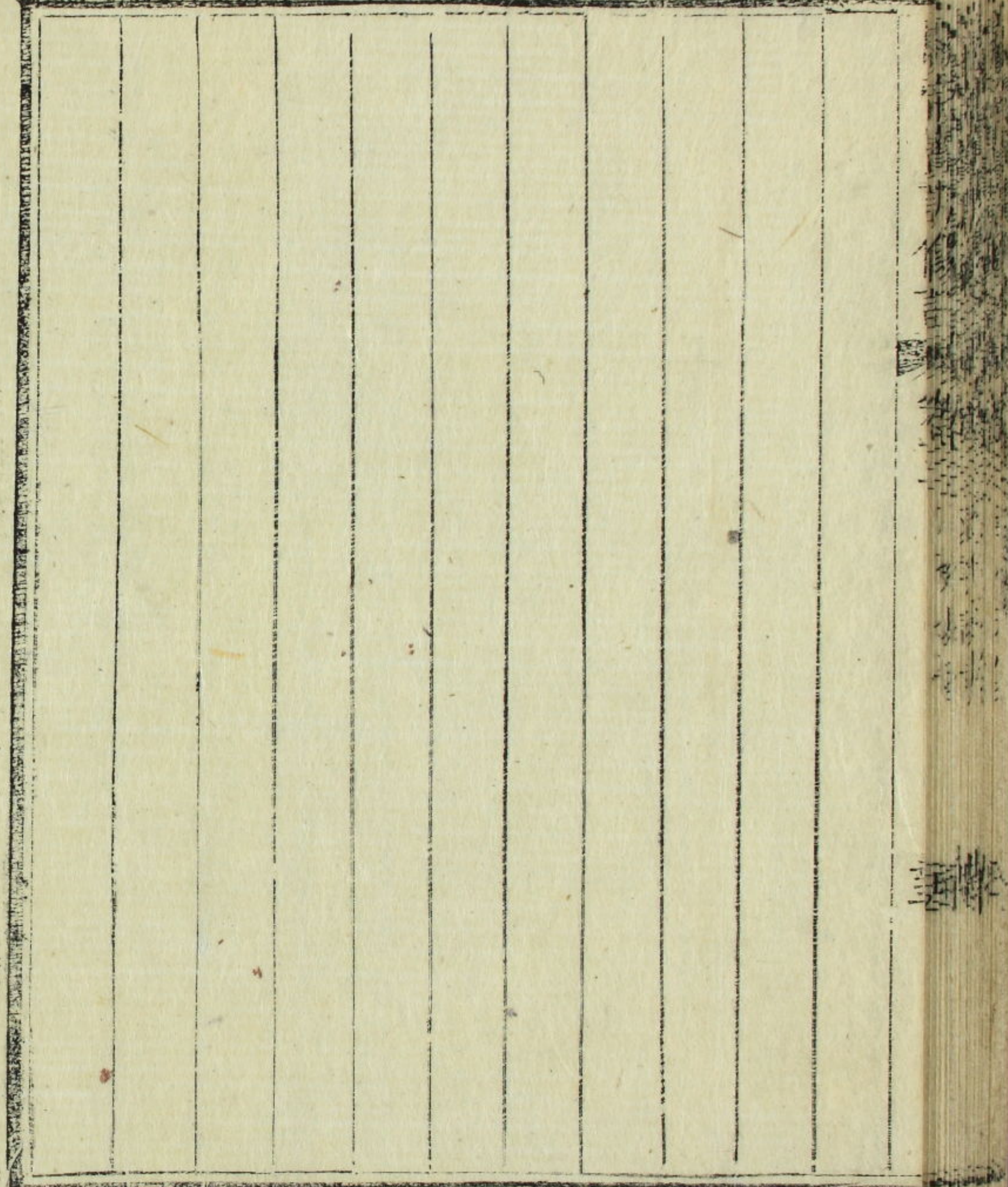
親近有德遠避凶人

增論忠厚而恂恂者其人必有德焉。反是而詭詐嚙噬皆凶類也。而世人每以忠厚爲迂而無能以詭詐爲巧。而有用豈不謬耶。蓋忠厚人心地光明與之商一言共一事確有益於身家。若凶人則心術不端誤聽其語錯信其行其害不可勝言矣。惟慎以擇之有德則與爲綱繆凶頑則與爲疎絕。此即聖人益友損友之辨庶不至貽悔於終身也。

關帝寶訓像註

卷三 叔度汪汪

三



蜀漢黃皓用事士大夫多附之。秘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而居相與三十餘年澹然無求以書自娛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故官雖未大顯而亦未罹其禍。

隱惡

增論惡行之在人種類甚多有陰惡有陽惡有巨惡有小惡總之皆宜隱而不宜播者也然而難言矣不見夫暗唆人惡者乎暗唆之而明白之是小人之有毒者也不見夫陰伺人惡者乎陰伺之而陽宣之是小人之無賴者也不知人有惡人自爲耳我苟快其舌鋒人將終身貽玷於已無益於人有損亦何所爲而不隱耶卽或有人問其惡則徐答之曰並無此事再有人述其惡則婉拒之曰豈有此理更有衆人共斥其惡則力阻之曰訛以傳訛切不可輕信此語如是則隱人惡不啻隱己之惡也又不啻隱父母之惡也其存心可謂厚矣而其

玷



關帝實川象生

卷三 善化偷兒

七

關帝實川象生 卷三

獲報亦斷斷不薄矣。

三

劉尚書璿祖仲輔初婚夜家尚貧有偷兒入室公驚視乃
 所識也公曰汝以貧故耶揀夫人首飾與之令去曰吾終
 不言夫人問之亦不告及公歿有族人先無賴而後為善
 者服衰服哭極哀始自言之公後甲第不絕



關帝實蹟傳言 卷三 曲掩人過

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朋儕中。見人有所訾。未遽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辨曰。此皆衆人妄談。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故天下稱盛德長者。必舉程公。官刑部郎中。

揚善

一增論世有聞人善而故疑之者。是妒善也。又有見人善而反毀之者。是蔑善也。不思朝廷有舉善之條。聖人有嘉善之教。妒之蔑之。奚爲耶。吾不能爲若輩解矣。而在好善之人。則遇善而必揚焉。其人雖庸陋。而偶有一善。亦稱揚不置也。其人雖不肖。而忽有片善。亦表揚不怠也。卽其人從不謀面。而聞其有某善行。必揚於衆。而若欣若美也。卽其人素有嫌怨。而知其有某善事。必揚於世。而若驚若喜也。言之津津。則聽之躍躍。有如此不沒人善者。非真君子而何。

關帝實川象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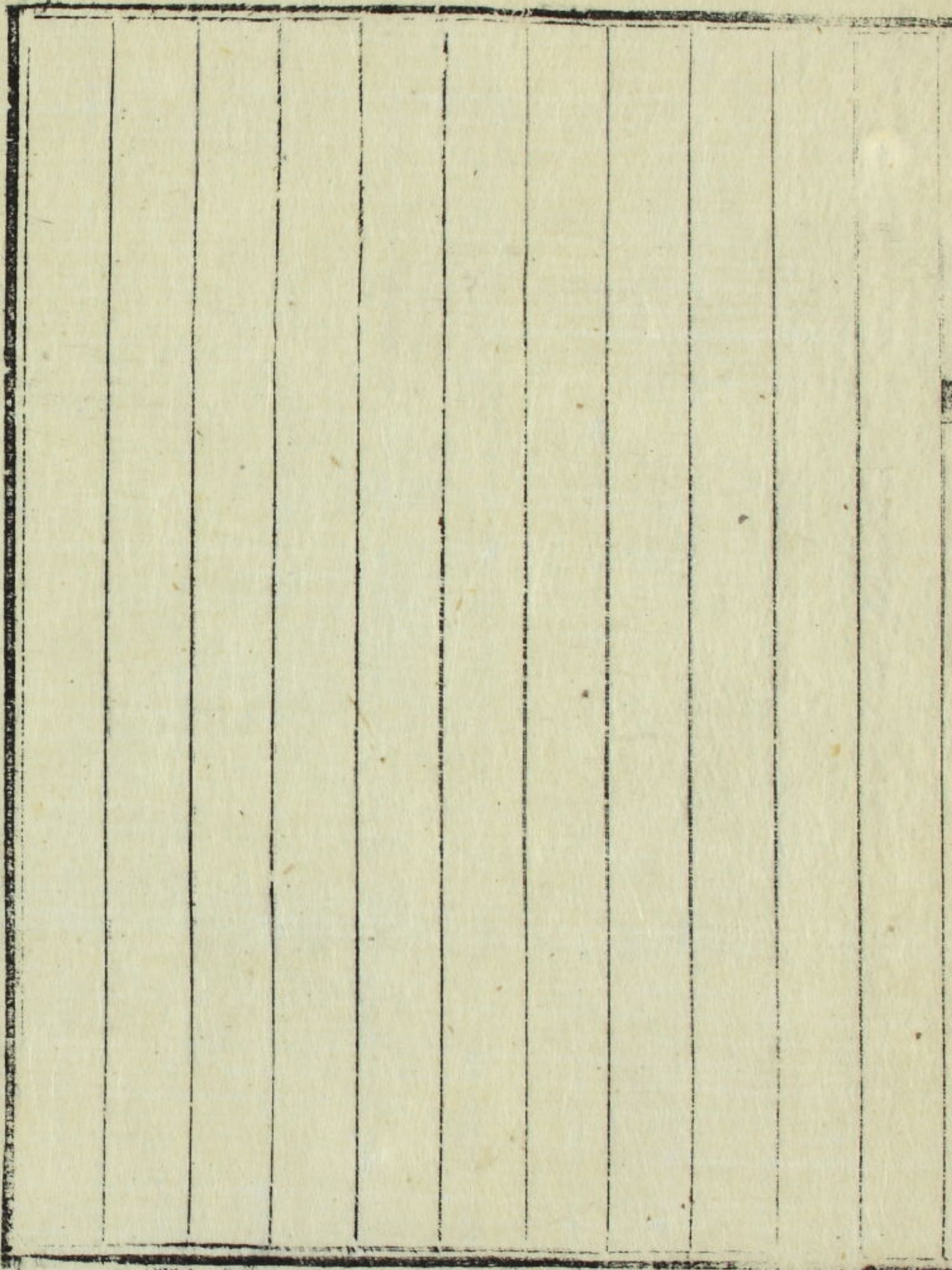
卷三 勸善阻惡

三



關帝實川象主 卷三

三



明趙藉與人交。見人有一小善。必逢人表揚。其人聞知。自欣然而喜。又勸以某事。亦善可勉行也。某事似善而實惡。不可爲也。於揚善中。勸善於勸善中。阻惡終身行之不倦。後享高壽。二子登仕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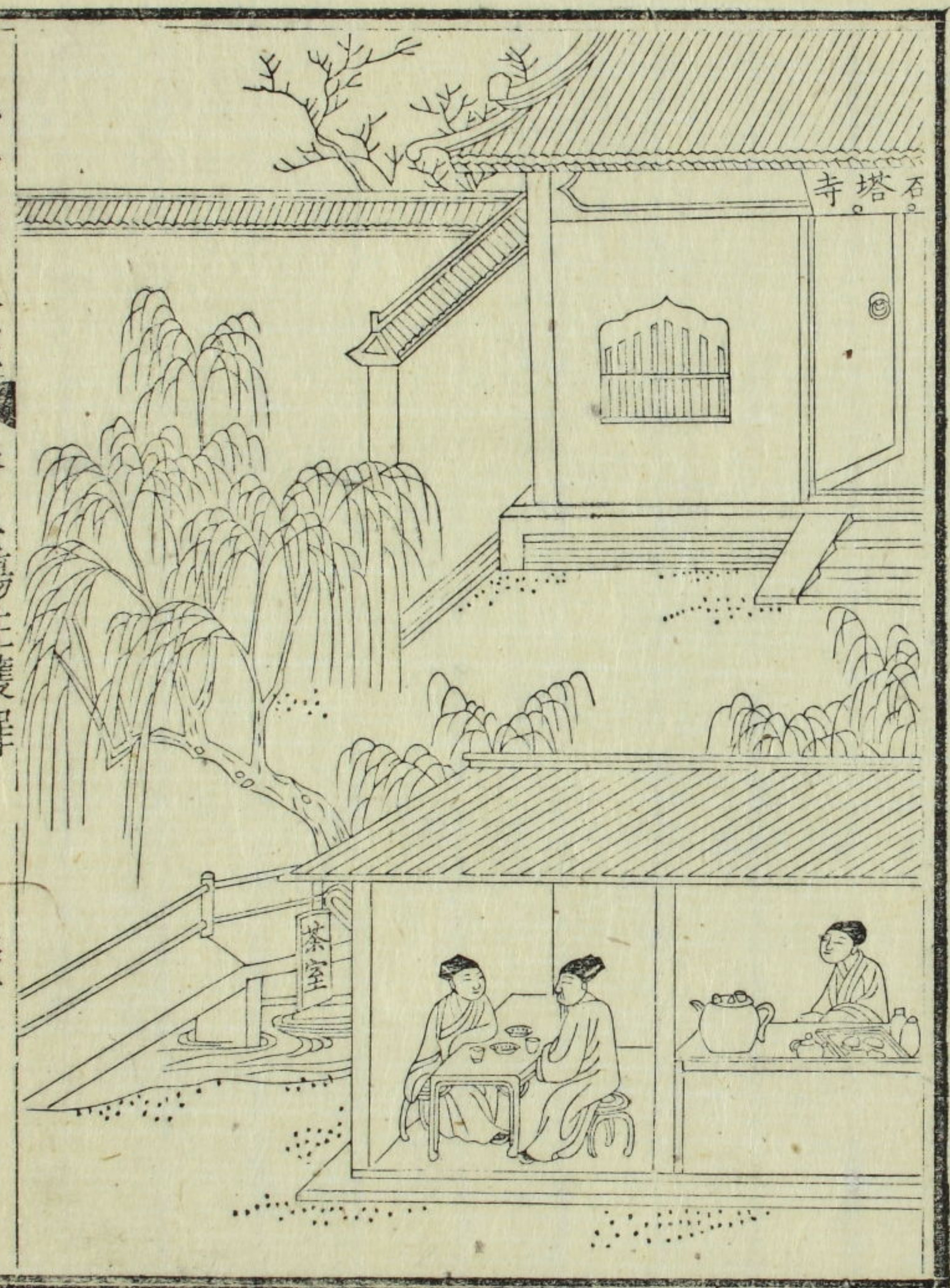
井

利物

〔增論〕物號有萬。亦甚紛繁矣。哉。其屬於走者。牛犬之類。是也。屬於飛者。鷄鶩之類。是也。其潛於淵者。魚蝦之類。處於穴者。蟲蟻之類。是也。又烏能物物而予以利乎。然利之者。非逐物而予之謂也。我有物而勿困之。我有物而勿害之。則物顯受其利矣。且世有現困乎物者。而我力解之。世有欲害乎物者。而我力阻之。則物陰受其利矣。推此心也。卽上天好生之心也。其造福寧淺鮮耶。

明施有聲慈及於物家不養貓不令子弟養鷹鷂作有司
不許人打獵并禁鳥鎗密網一切害物之器後官至臬司
壽八旬有五

井肉



關帝寶誥像誌 卷三 傷生獲罪

三

揚州何自明石塔寺前開茶社。後病危。語其友曰。我開茶社。每掃諸菓殼集竈前燒之。不知蟲蟻聚滿其中。傷生甚衆。冥司以此為罪。促我壽。次日遂逝。

井

救民

增論民而曰救。非有權位者不能濟也。然有權位者。夙矢忠君愛國之心。自平日不剝民。不虐民。利為民興。弊為民除。而此蚩蚩之氓。皆陶然樂生矣。又何庸言救耶。其所需乎救者。意外之虞耳。或值兵燹。而將蹈於鋒刃也。或值水旱。而將就於溝壑也。或值大差役。而將痛裂於肌膚也。則不得已而號呼望救矣。官斯土者。不忍坐視其死而弗救。隨詳請於上憲。而字字傷心也。旋面訴於大僚。而語語墮淚也。必懇其繪圖入告。以活我百姓斯已矣。若勢難少待。則又直以身擔當之。為地方不為功名。雖貶爵。奪職。弗辭也。願生靈不顧性命。雖粉骨碎



關子實川原主

卷三 救荒得子

三

身弗惜也。若人也。生為上柱國。死為閻羅王。後世子孫
必有為三公者。

明夏雲蒸善幕事入山東濟寧州幕東翁年五旬無子蒸
 逾五旬僅一子隨之有血症每與東翁歎曰我父子相倚
 為命而子吐血壽必不永東翁曰我尚無子小妾止生女
 目下有孕醫言右尺脉大仍是女胎奈何未幾地方荒旱
 蒸勸東翁設法救荒焦心籌畫凡一切賑濟好事次第舉
 行陋弊纖悉除去饑民俱沾實惠救活無算越三月東翁
 妾雙胎生二子喜謂蒸曰我明是救荒報應世言官與幕
 功過均分先生報在何處蒸曰吾子血症久不犯豈不是
 報東翁曰此猶未顯買一婢送蒸甫一載亦雙胎生二子



明屠康僖公初爲刑部主事提牢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罪得無辜者若干人密白堂官朝審日堂官摘其語以訊遂得釋冤枉十餘人一時輦下咸頌尚書之明公復稟曰輦下尚多冤民直省豈無屈者宜五年差一減刑官核實而平反之尚書爲奏允其議夢神告曰汝命無子今減刑之議深合天心上帝賜汝三貴子後生應墳應坤應垓皆爲顯官孫曾登第者甚衆

回心向道改過自新滿腔仁慈惡念不存

增論世人之生也誰謂竟無善心哉但溺於聲色貨利習爲惡而莫肯回也則背道而馳過而不改以致滿腔皆不仁之事舉念皆邪曲之萌其心尚可問歟若能自知其前此之非翻然而回心悚然而改過除舊習而更新將見慈愛溢於胸中惡緣不存夢想洵可謂勵志聖賢愧怍咸消者矣猶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也聖人定不出此言矣



關帝賣訓像主

卷三

師勸改過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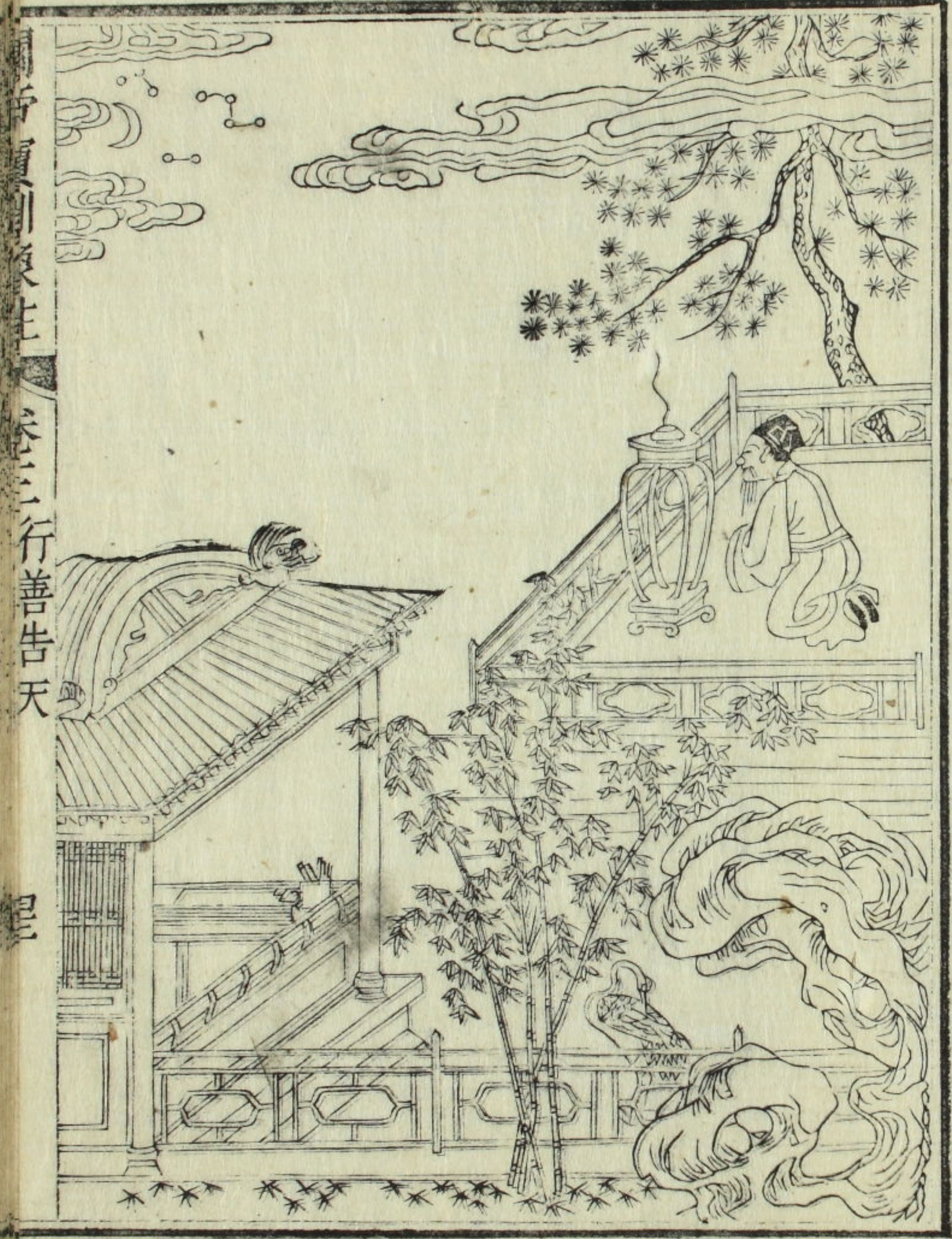
關帝賣訓像主

四

明田潤江西人說話刻薄不喜聞道學語生三子長子左眼盲次子右足痿三子有失心瘋遇淨雲大師謂之曰眇一目跛一足靈臺一點瘋不住三子如斯定有故潤曰我無大惡但口過頻頻意過種種不能自禁耳師曰此惡却不小急當懺悔潤竦然從之一心改過日行濟人利物之事惡念不萌如此十年三子殘疾皆醫治痊可享壽七旬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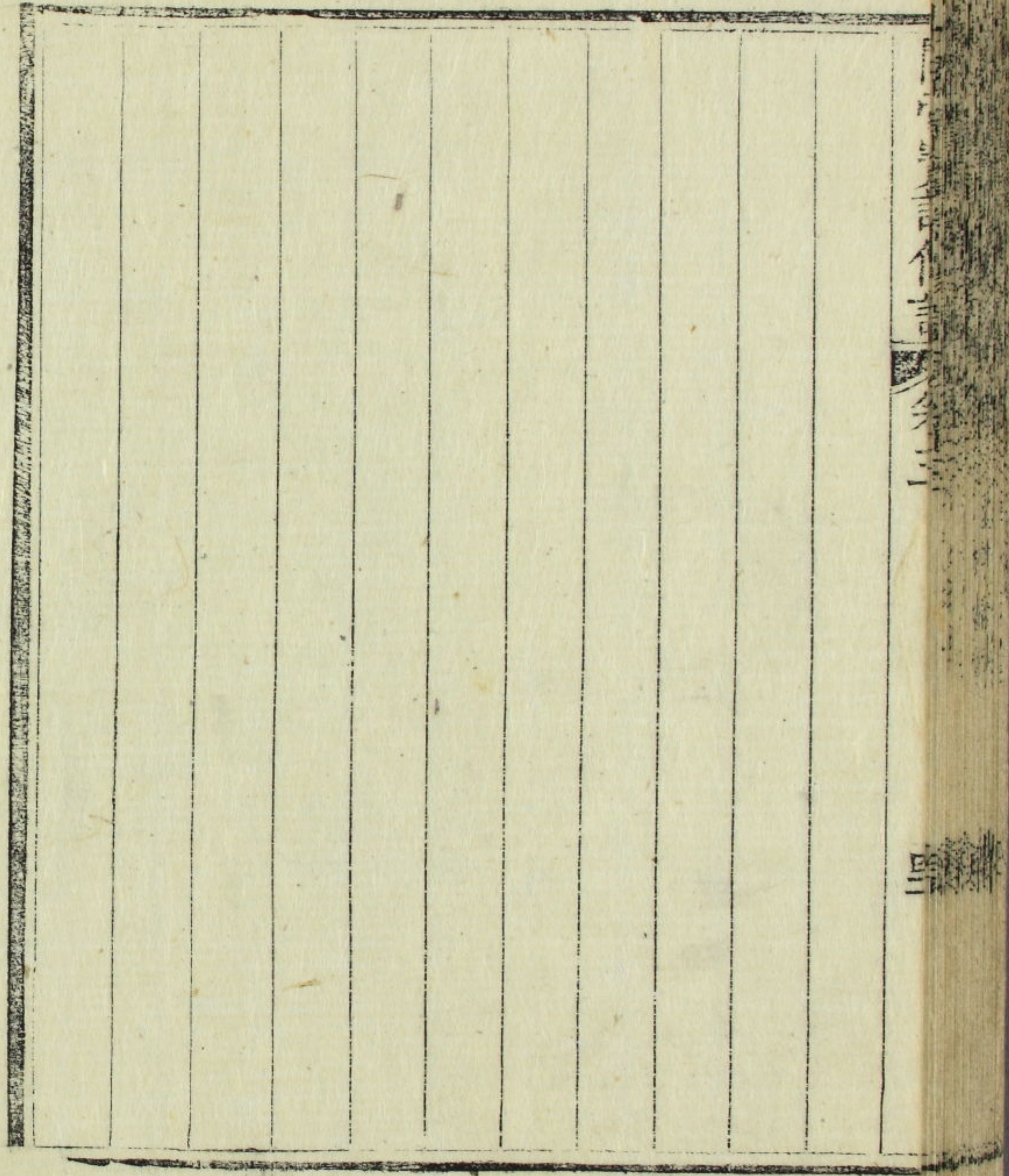
一切善事信心奉行人雖不見神已早聞

增論佑善者其惟神乎然神雖佑善而不能必人之孳孳行善也夫善有在一身者有在一世者有至小而易忽者有至大而難名者原非拘於一格亦顧人之信心否耳果取一切善事而立心以行之且不憚煩心苦心以行之人卽未之見也庸何傷然人雖未見而冥冥中不有司過之神乎早已聞而知之矣並聞而記之矣人亦何憚而不爲善也耶



行善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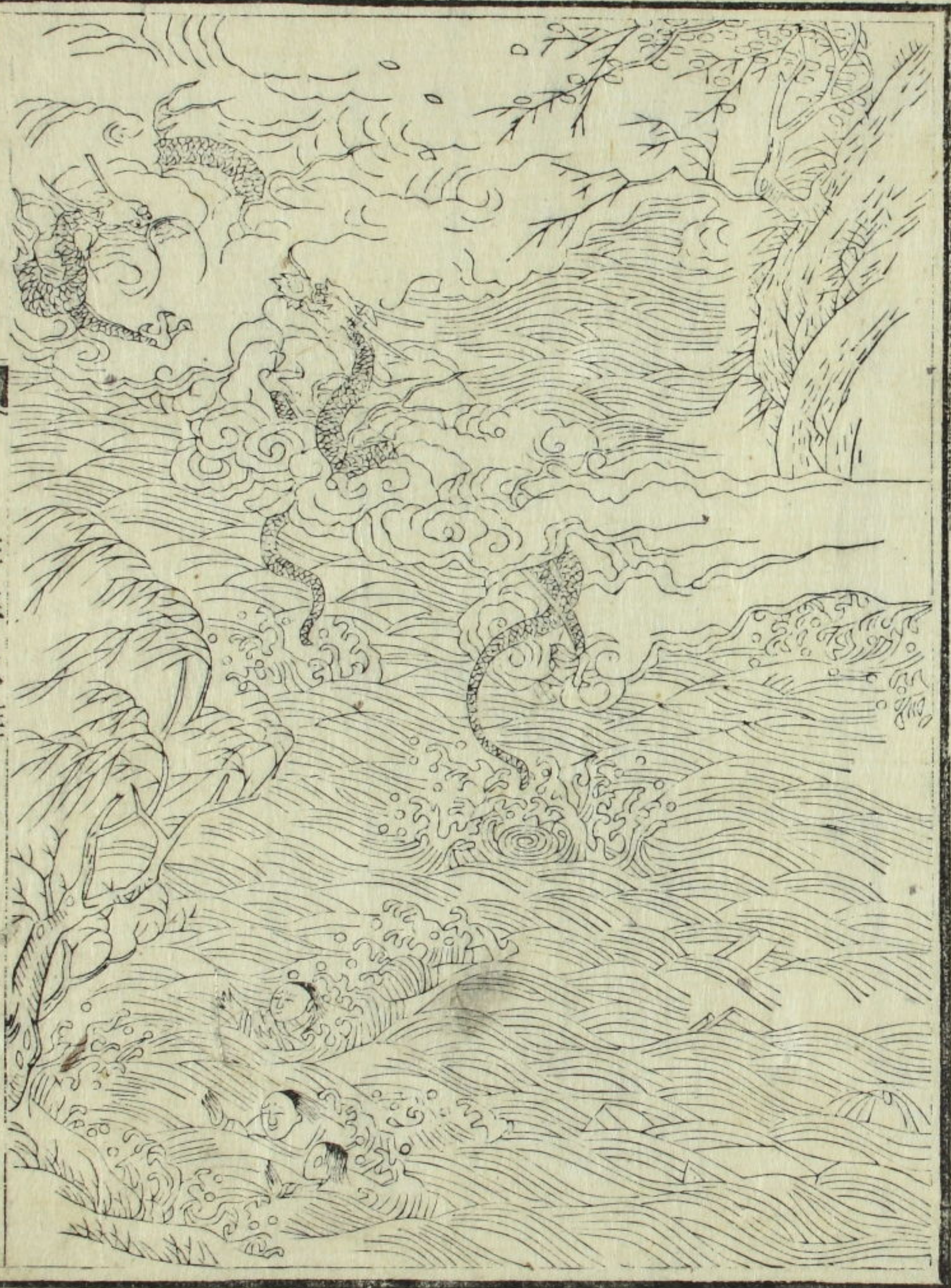
聖



行善告天

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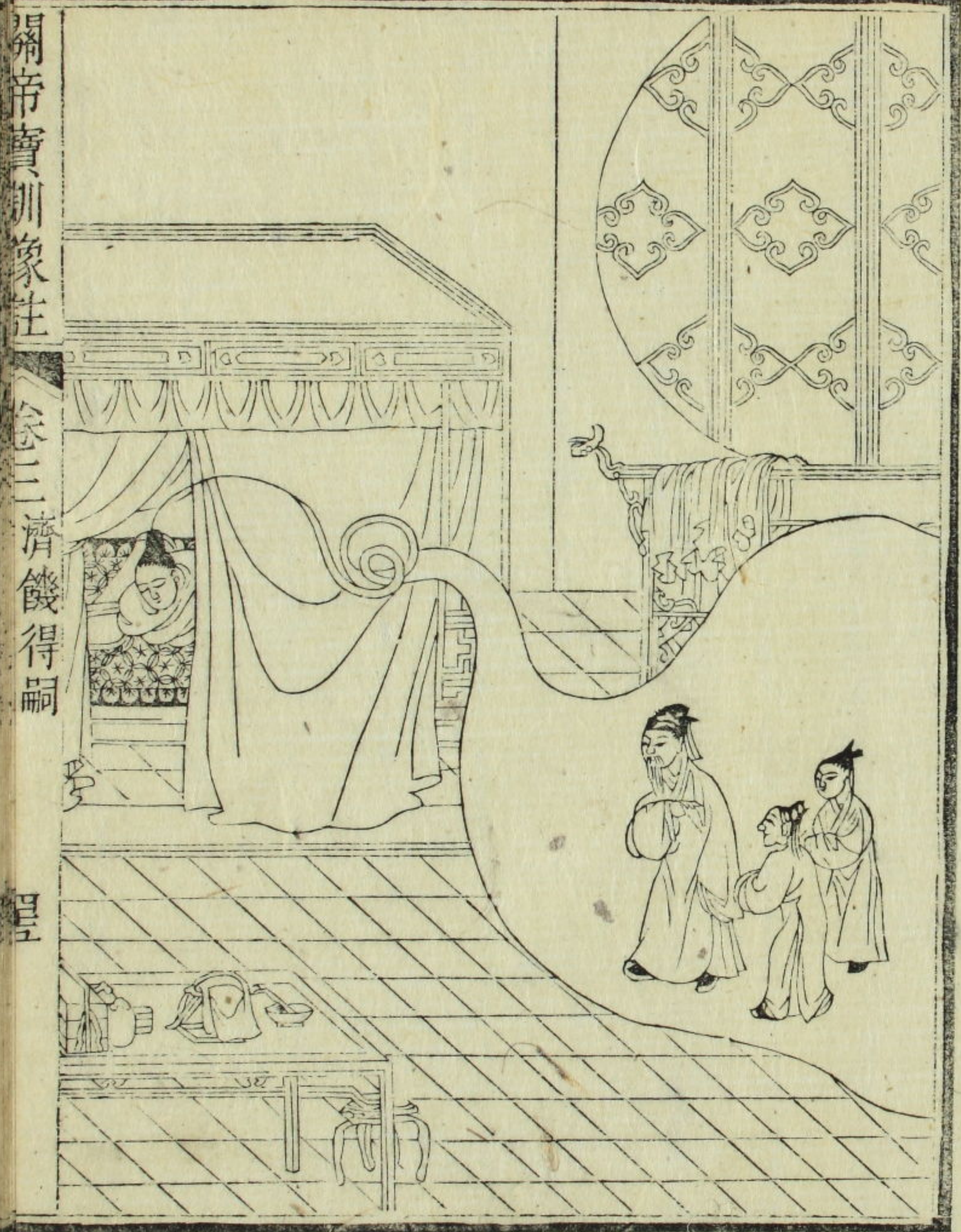
明袁了凡先生立命說內云。公起求中進士願。許行善事一萬條。丙戌中進士。授寶坻知縣。置格一冊。名曰治心篇。晨起坐堂。家人攜付門役。置案上。所行善惡。纖悉必記。夜則設桌於庭。效趙閱道焚香告帝。每以衙中無善可行。何時圓滿為憂。夜夢神人。公告以萬善難完之故。神曰。只減糧一節。萬善俱完矣。蓋寶坻縣田每畝二分三釐七毫。公為區處減至一分四釐六毫。委有此事。心頗疑惑。適幻余禪師自五台來。公以夢告之。且問此事宜信否。師曰。善心真切。卽一行可當萬善。况合縣減糧。萬民受福。何可不信耶。



明徐謙寧波府庠生。萬歷年間。夢有吏引至一衙門。云大劫將到。煩汝造冊。一連十夜造完。吏不再來。越三日。白晝微寐。吏又來引去。云勾除三人。另行更補。仍煩汝謙看所免三人。皆素認識者。一某為父病危。刺腕血一甌。和水煎藥飲之。一某為鄰婦。夜奔敲門。因咬指忍痛不開。却之一某在市中見活鱔四筐。約五千餘條。揭重債買放之。謙問吏曰。三人善行不久。何由得知。吏曰。凡人一切善事。不拘大小。誠可動天。司命土地各神。不敢遲奏也。謙醒後向家人言之。次晚龍風大作。海水泛溢。死者萬人。謙所夢三人。危而復安。俱免於難。

加福增壽添子益孫

增論福壽子孫四事。何一非天所與哉。然以此與人者。天而以此限人者。亦天。其間四事俱全。億萬人中。僅遇其一二耳。其下有享一而缺其三。者。有享二而缺其半者。有享三而缺其一者。雖甚智巧。又烏乎求之。烏乎強之耶。而在好善之家。則福源源而來也。壽綿綿不息也。子若孫振振相繼而生也。豈天之獨縱若人。歟。抑若人行足以格天。而天破格以佑之也。噫。人亦樂善不倦而已。何庸希倖為。



關帝寶訓象注

卷三 濟饑得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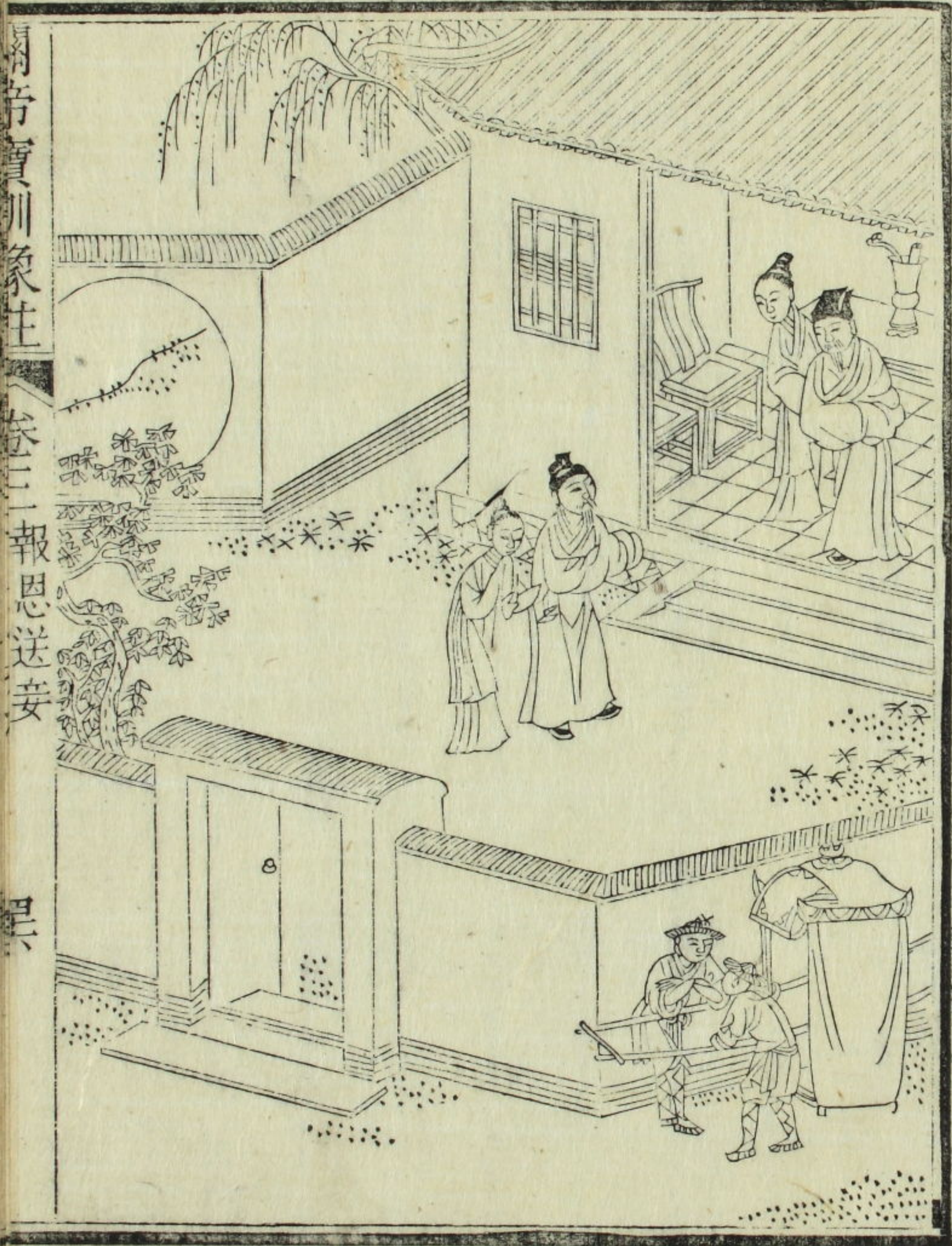
三

關帝寶訓象注

卷三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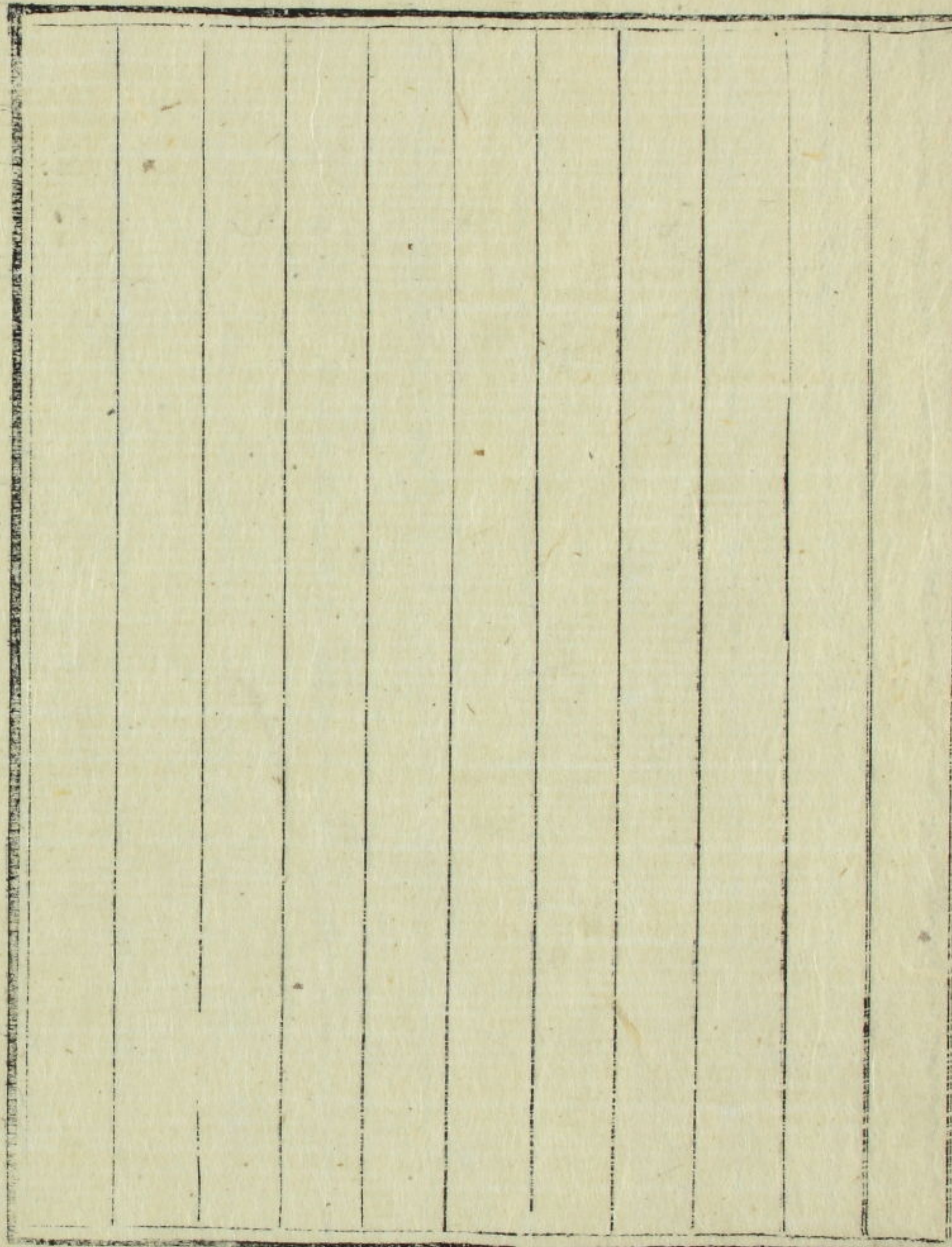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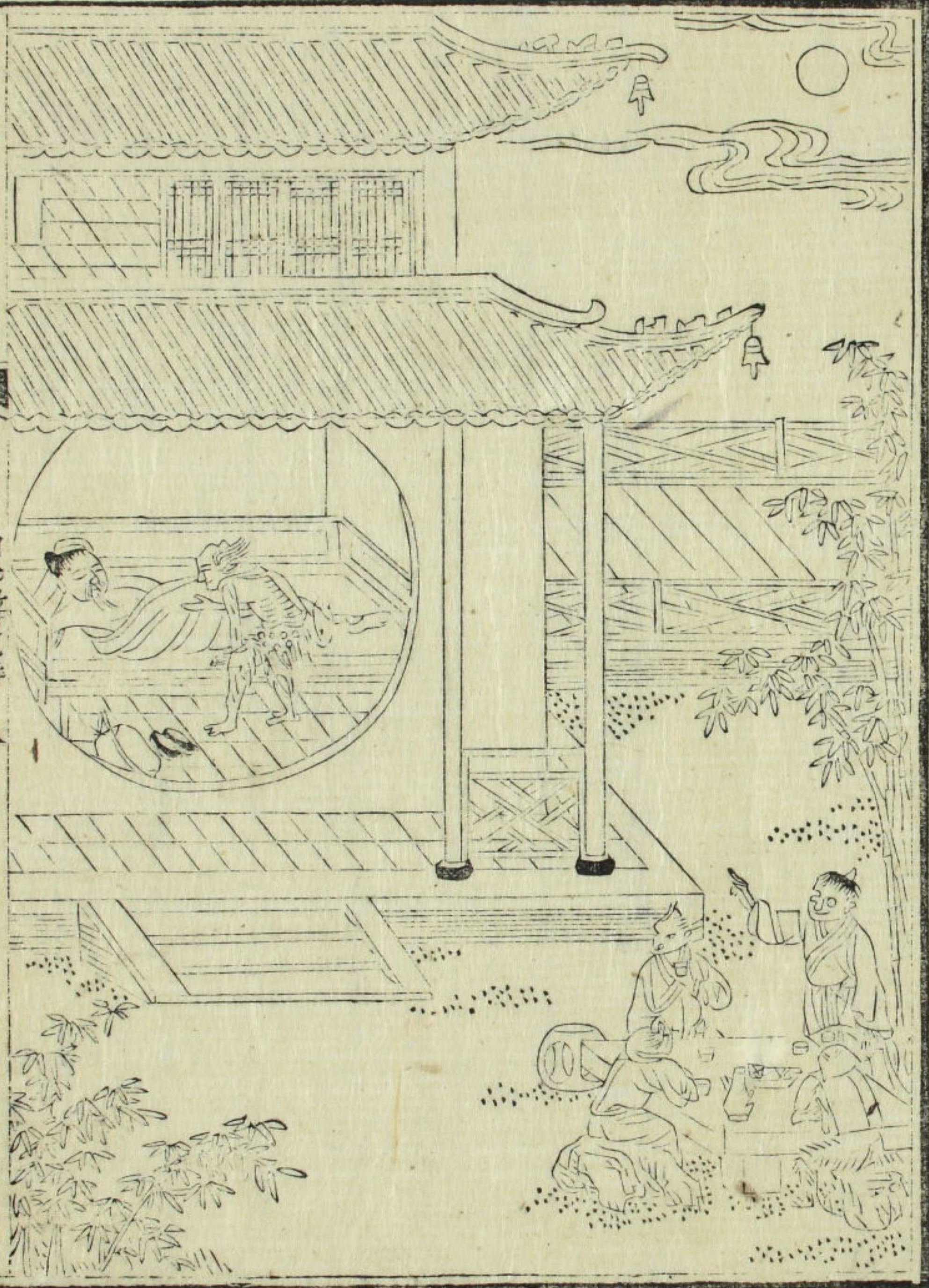
明嘉靖甲辰。楚大饑。漢陽庠生蕭遠出粟若干石。粟盡。復捐千金易粟。作粥以施。時未有子。妻戴氏夜夢數百人羅拜曰。吾等報凶歲活命恩。少頃一人攜兩孺子前曰。請爲君嗣。所以報也。庚戌。長子良有生。丙辰。仲子良譽生。先後中鄉試。至萬曆庚辰。良有會試第一。廷對及第。良譽亦高第。遠壽七十五。置一庄收粟贍族。名曰景范。二子後出俸增田。楚人有漢陽雙鳳之謠。



明嘉靖時支立之父爲刑房吏。有囚無故陷重辟。支哀之。欲求其生。囚語其妻曰。支公嘉意。愧無以報。明日延之下鄉。汝以身事之。彼或肯用意。則我可生也。其妻泣而聽命。及至。妻自出勸酒。且告以夫意。支不聽。卒爲用力。平反之。囚出獄。登門叩謝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稀。今公無子。吾有弱女。送爲箕箒妾。此則理之可通者。支爲備禮而納之。生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孔目。立生高。高生祿。皆由貢爲學博。祿生大綸登第。

災消病滅禍患不侵人物咸寧吉星照臨

增論凡居家度日之人。別無所謂福。平安無事卽福也。而人猶不以爲佳境。率多抑鬱而咨嗟。則乖氣致異。以致災病頻仍。呻吟不絕。聲藥味不離口者。有之不則禍患猝至。增添無限煩惱。耗散無限財物者。有之。迨此際而追想平安無事之日。悔何及歟。惟一心向善。不生分外妄想。則災病無由生也。禍患無由起也。卽偶有災病。不崇朝而霍然。偶有禍患。不旋踵而釋然也。將見人物恬熙吉星朗耀。太和景象洋溢於一門矣。寧有不漸次而亨者哉。



陽子實言作詩 卷三
明馬僖敏公鑑世積德。微時有善行。蘇州尊經閣素有妖。
公避暑其下。夜深月朗。微寐。見羣妖共飲。一鬼卒嗅公曰。
此人骨香。可作脯。其上坐者叱曰。此行善相。公也。吾輩豈
可侵侮耶。若禍之。罪不小。因散去。



顧漸漢中府庠生家貧好善鄉中有大房一所樓閣皆全
居者多病死堪輿言此房最凶漸賃住之俄而生子發財
人以爲異一道者相漸曰汝面起陰隲文不惟房凶化吉
今秋且中式矣榜發果中第三魁

若存惡心不行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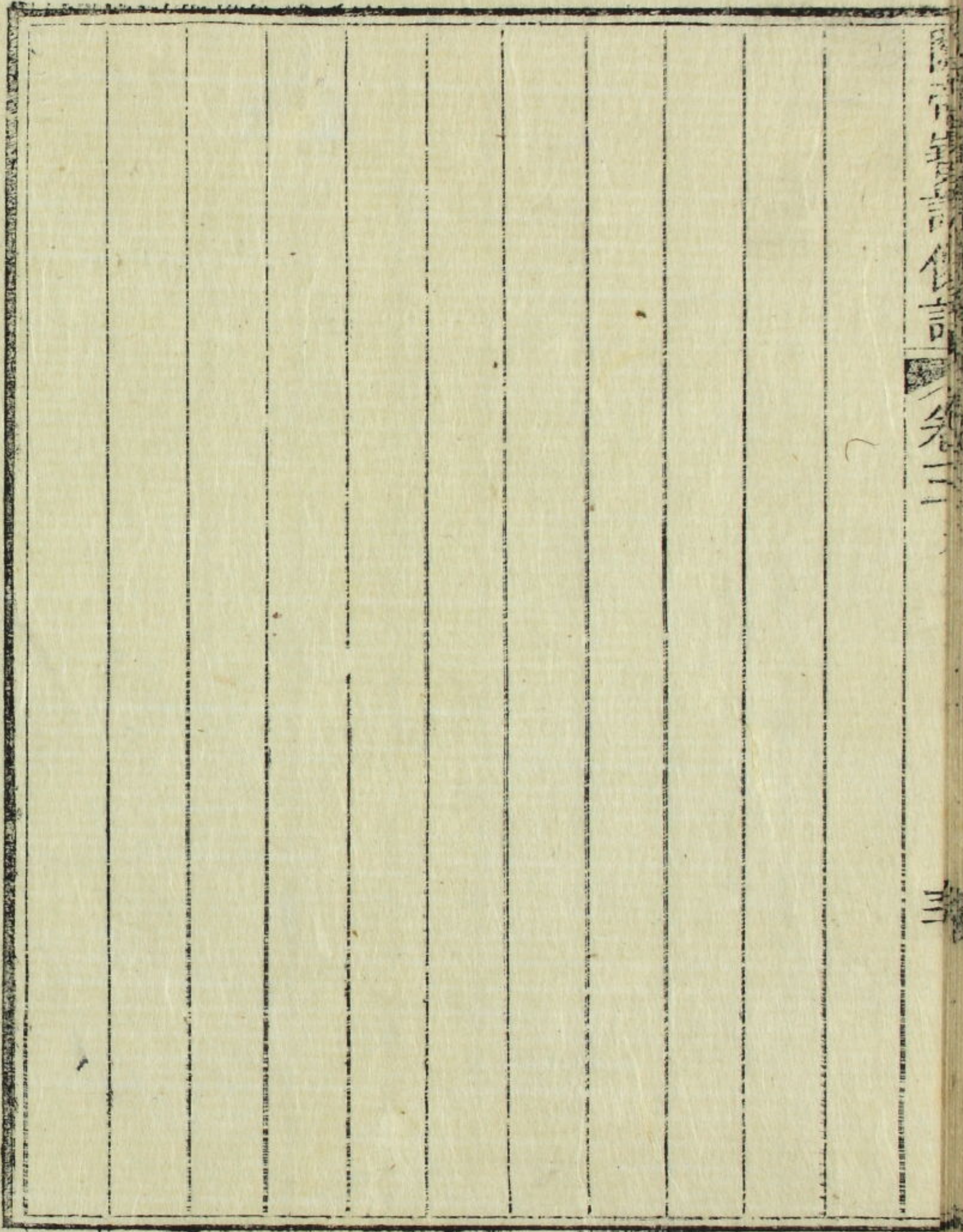
增論聖狂分於善惡其端祇介於一念間也惡心願可
存乎哉乃世之匪類不知作惡之可畏則貪心淫心欺
心如忌心驕吝心日存於胸中而莫肯釋猶望其有善
事也得乎卽或施以善言彼直置若罔聞也勉以善行
彼直棄之不問也告以行善諸報應彼直以爲荒渺而
無據也所謂放於利而行者卽其人矣豈不可嗟可歎
歟



關帝實訓像注

卷三 惡心惡報

三



關帝實訓像注

卷三

三

明解敏順天人。美丰姿。工文章。年十六進學。次年補廩。人皆以翰林期許。但存心不善。嘗語友曰。我今日讀書。日後作官。設巧計取錢財。聲色滿前。以酌我之勞。聞人談果報。則曰。此道媽媽語也。見人戒殺生。則曰。物類原供人食也。以惡爲能。以善爲非。一先達誠之曰。是謂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年十九吐血死。妻年少。僅守半年。領一女。改嫁他人。一家消滅。

淫人妻女

增論淫行之在人有二。有一種真邪人。見色便魂飛神蕩。美惡不論。此色中之餓鬼也。有一種假正人。見色便偷覷暗想。慾火不熄。此色中之饑鬼也。若輩淫與勃勃。遇人妻女。得淫卽淫之。已至於讀書人。素愛名節。而染邪色者。十常八九。避邪色者。百無一二。昔賢云。世間人慾關頭險。幾人到此。喪殘生。亦深歎不淫之難耳。不知上天之心。雖慈而視淫人。則加怒。閻君之量。雖大而處淫惡。則更嚴。陰律云。淫人妻者。得絕嗣報。淫入室女者。得子孫誨淫報。噫。人情最愛便宜。以一粉骷髏而致宗祧斬絕。便宜歟。不便宜歟。人情最怕吃虧。以一臭皮囊

而令後代出醜吃虧歟不吃虧歟甚矣淫行之不可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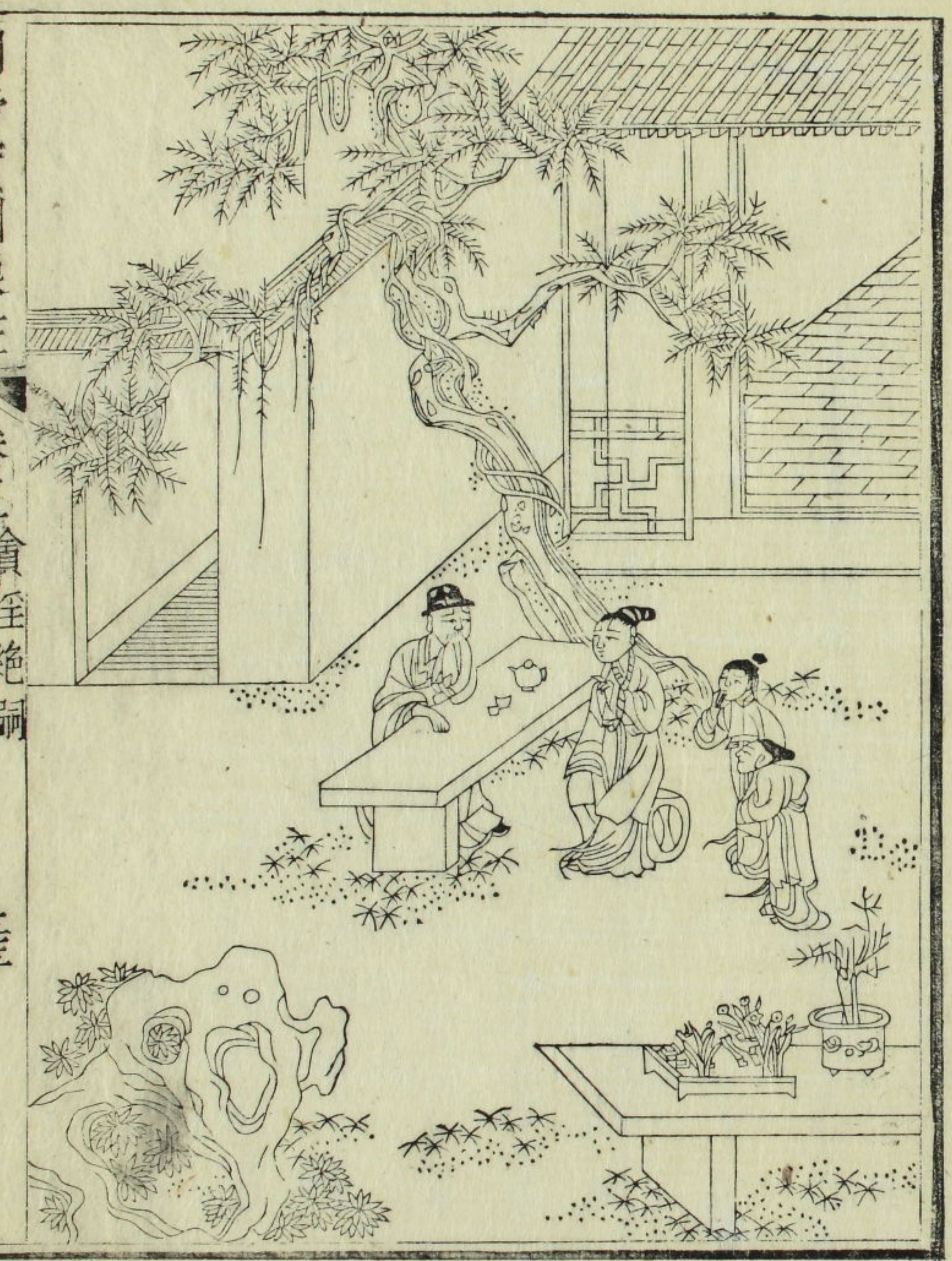


關帝聖訓卷三 淫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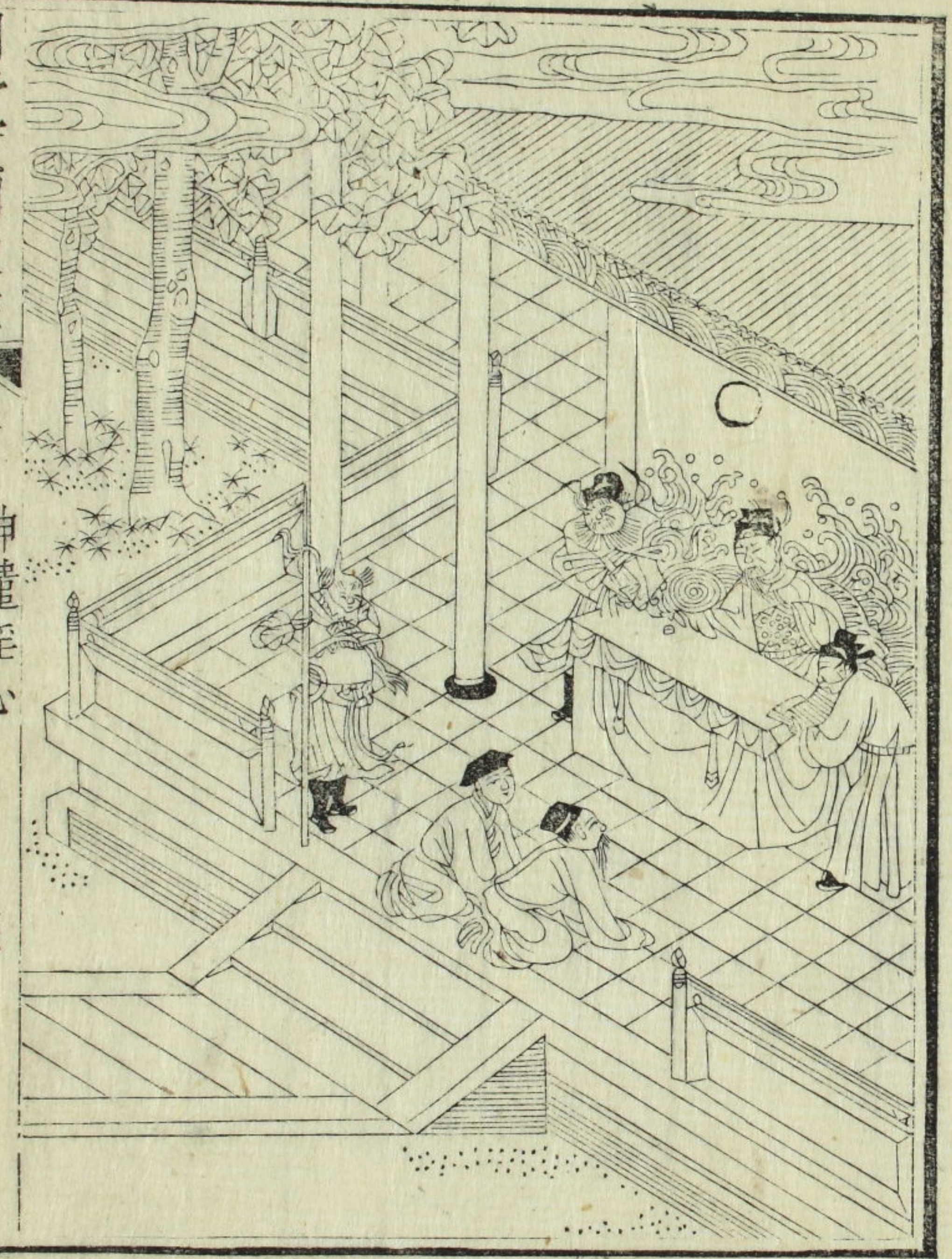
淫

明朱煥武昌府太學生能文章凡僱僕人必視其婦有姿色者用之久而與之通如僕人看破則多與銀買其無言僱乳母亦然一夕與新僕婦飲舊僕婦闖入室遂共飲輪淫窓外有鬼歌云新色正歡殘色戲前程刪盡後程殤煥駭汗兩婦驚去後屢試不中一子夭僅存二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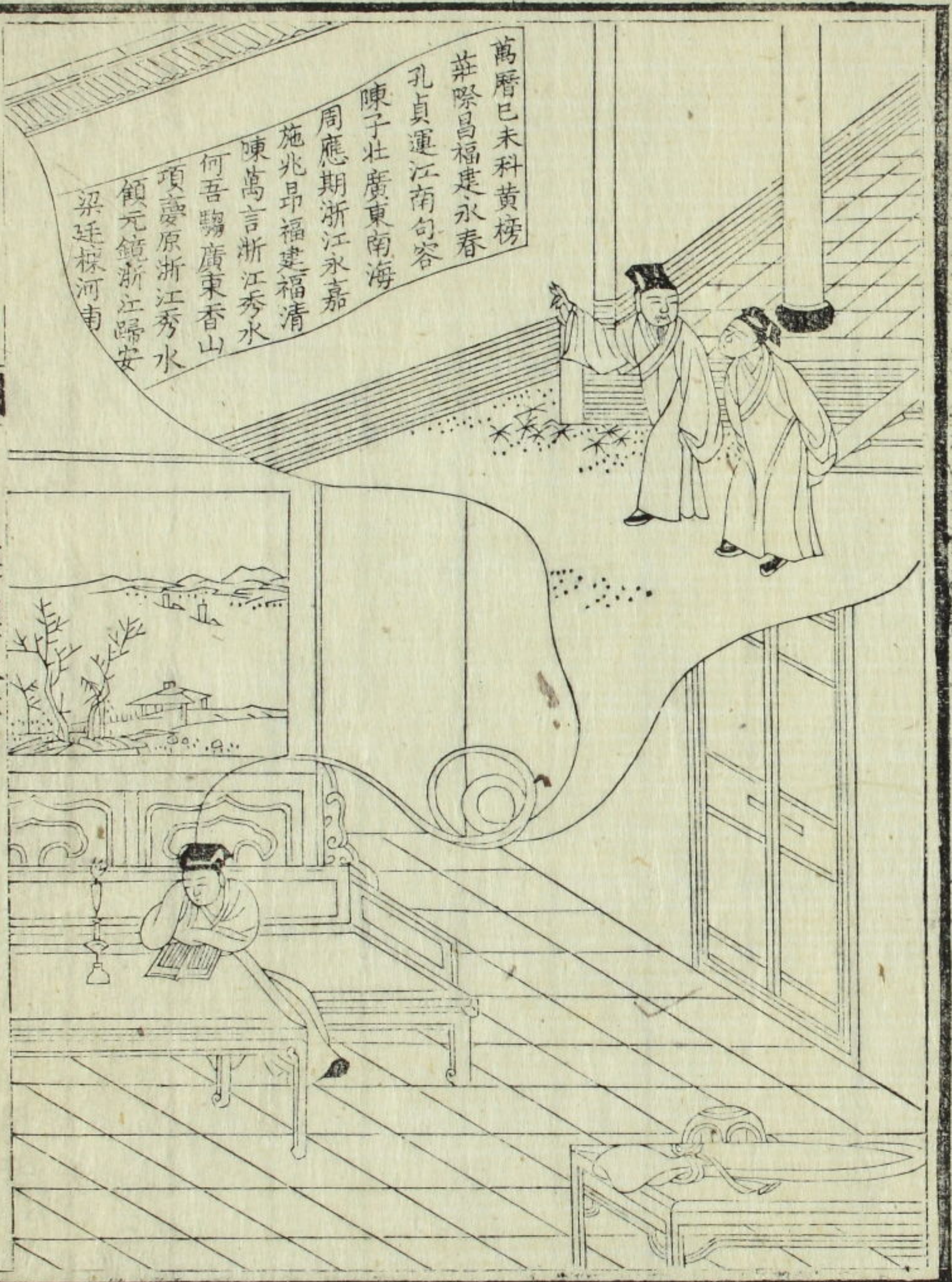
天



任太和開封府富家。有肥田五千畝。凡佃戶俱與房住。以便與其妻女勾通。友人勸之曰。若此。最傷陰德。和答曰。淫人婦。得絕嗣報。我有二子。何妨。友人曰。恐爾子未必能孝。順。和不信。後十年。二子俱染病死。再生二女。一啞一僵。方悔不早改過。遂入山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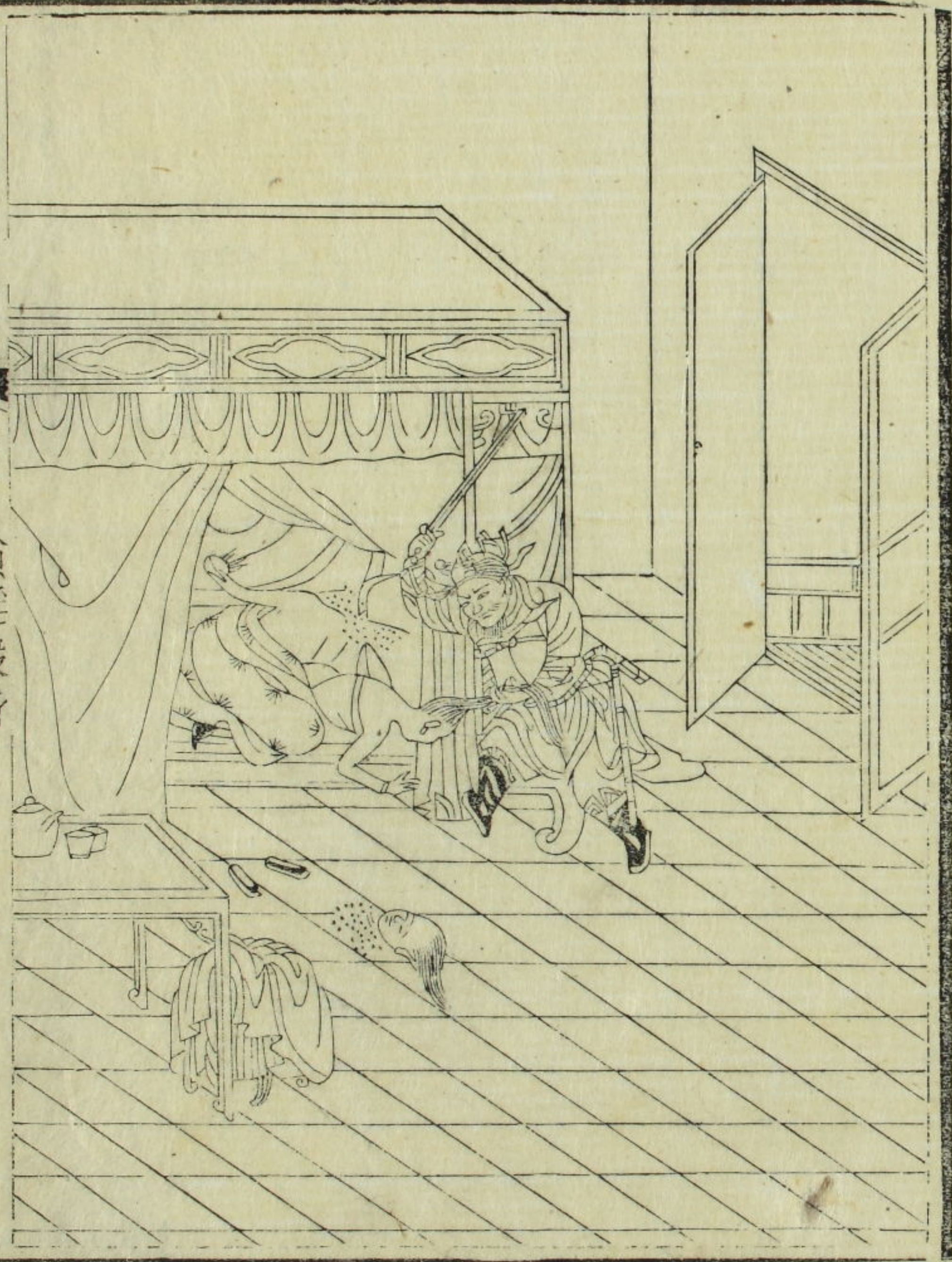


嘉靖中陸中丞邶子仲錫童年有才隨師居京對門有一女甚美仲錫與其師邱某屢窺心動師曰都城隍甚靈應汝試往禱此緣或當成就遂禱之是夜夢與師俱為城隍所追大加訶責曰何物小子敢瀆神若此命查名位須臾吏卒持簿至陸仲錫下註甲戌狀元邱某下無所有神云奏聞上帝削仲錫祿籍令貧賤終身邱某抽腸夢甫醒而直書房童子三更敲門報邱先生病絞腸痧死矣陸後貧賤以老



憲

明^憲副項希憲。夢已為癸卯鄉科。以汚兩少婢。為主科神削去。遂誓戒邪淫。力行善事。後夢至一所。見黃紙第八名為項姓。中一字模糊。下為原字。傍一人曰。此汝天榜名次也。因易名夢原。萬歷壬子中順天鄉試二十九名。已未會試第二名。共疑名次之爽。迨殿試為二甲第五名。方悟合鼎甲三人算之。恰是第八名也。蓋鄉會榜皆白紙。殿試榜為黃紙也。



關帝寶訓像生

卷三 貪淫殺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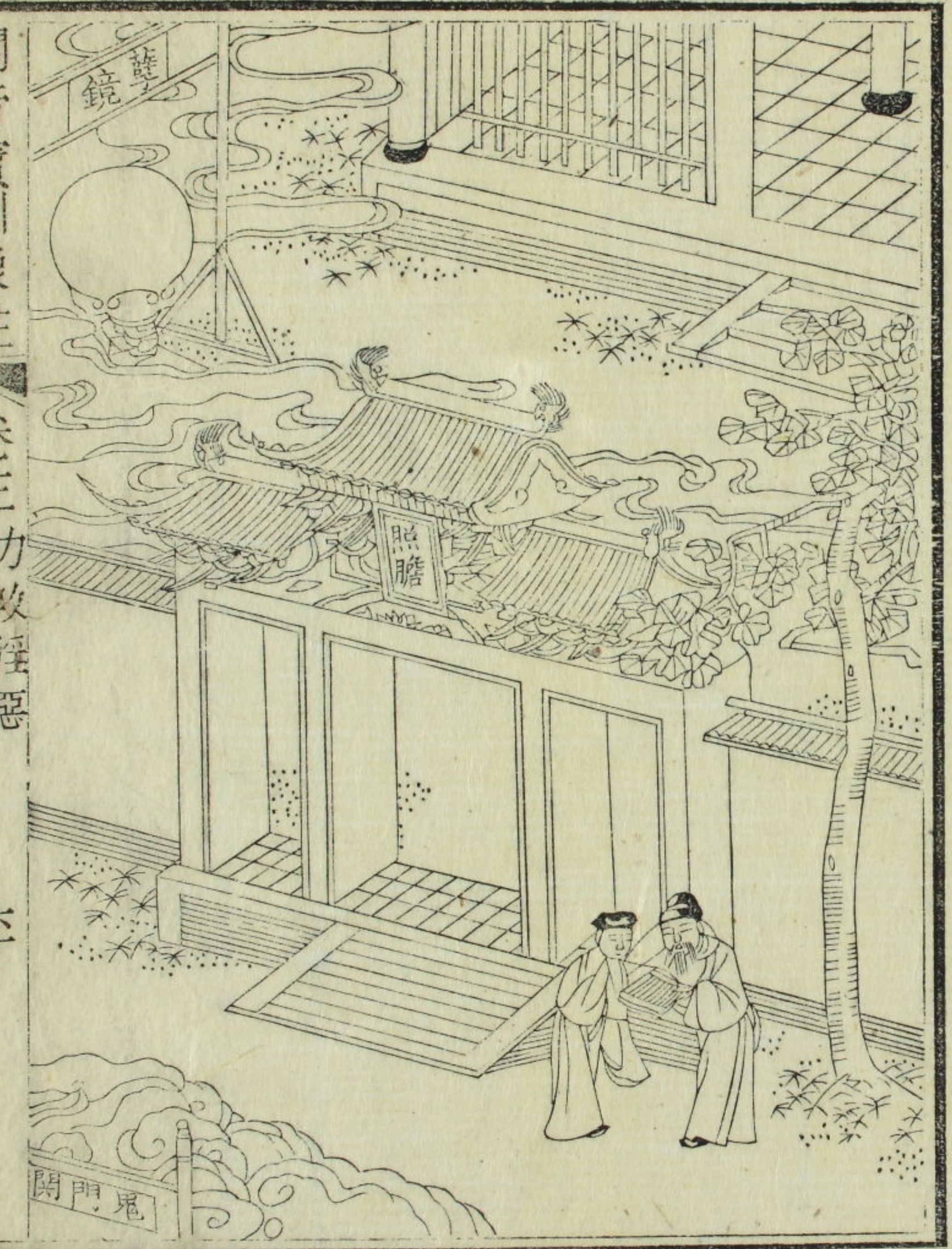
庚

洽

南京某生赴京應試。旅邸對門。某指揮使第。有女年及笄。窺生美。後數日。適女父他往。使婢約以是夜相會。生懼。累陰德。不敢往。同居一友竊知之。偽為生赴約。其婢暗莫辨。引之入。女相與就寢。歡洽倦而熟睡。適指揮歸。見門未閉。疑焉。突入見之大怒。拔劍俱殺之。首於有司。明日榜出。其不往之生首列。因告人曰。使我若往。已在鬼錄矣。



陝西袁公以闖賊亂父子失散欲娶妾生子適有人貧甚
 饑餓難忍欲自盡其妻年二十而美泣曰汝賣我以度活
 何如其夫泣語媒妁媒言於袁得銀三十兩婦至袁宅背
 燈而哭袁詰之婦曰家中貧餓夫欲救死故賣妾身以自
 活但夫妻恩情至篤不禁傷痛耳袁公惻然不忍犯坐待
 旦除身價不取仍以百二十金同婦送其夫夫婦泣拜而
 受因思覓一閨女以報袁公德屢求未得至揚州見多人
 環聚視之則一人牽一十二歲俊童求身價十二兩入共
 愛之而不肯出價彼夫私計我未得女子曷先買此童以
 奉袁公遂出十二金買之渡江來送至袁公家袁公諦視
 之則其子也父子抱頭痛哭繼而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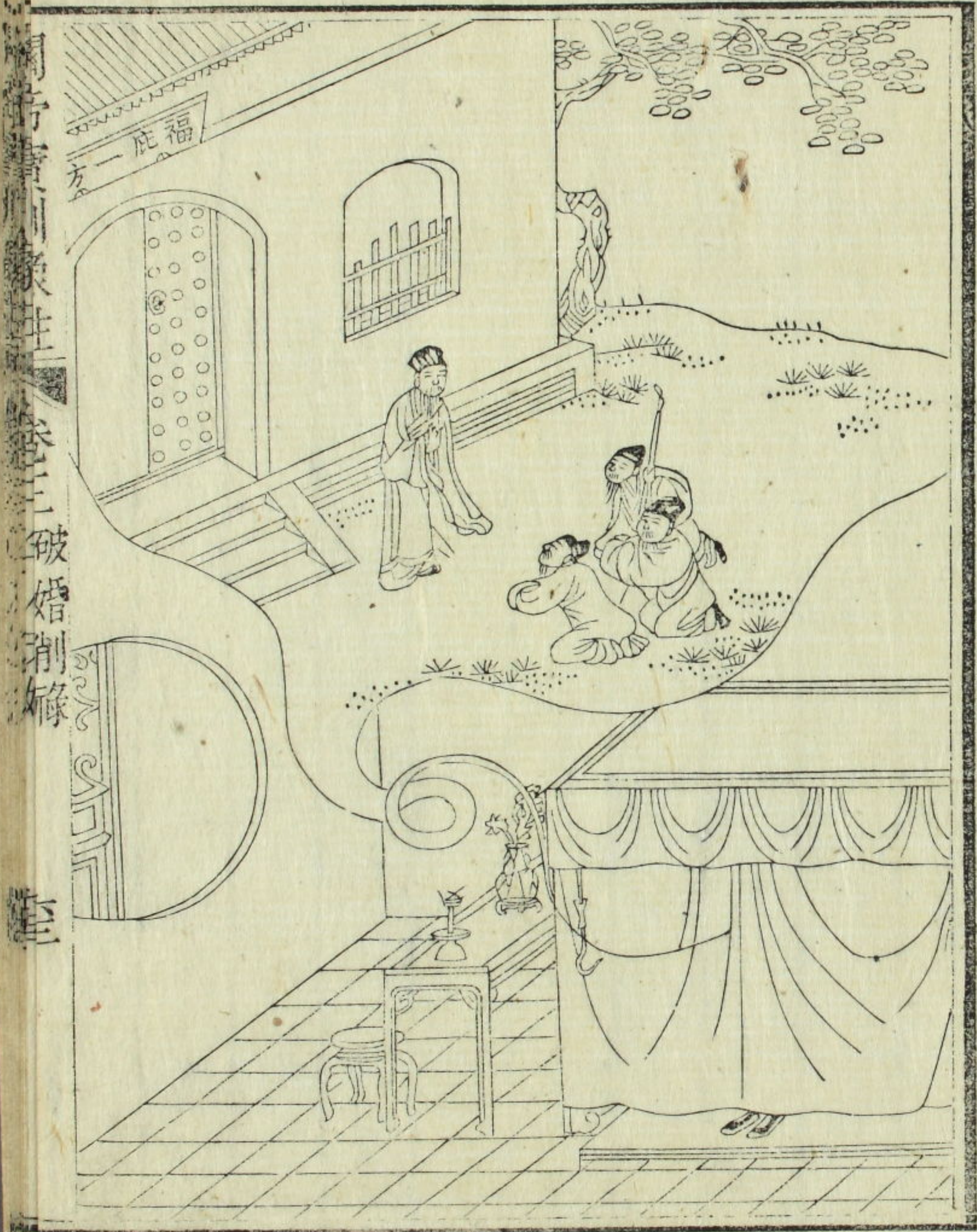


洪燾忽一日暴卒。恍惚見綠衣人引之至陰府。燾問平生食祿。綠衣人於袖中出大帙示之。已姓名下。其字如蚊。不能盡閱。後註云。合叅知政事。以某年月日姦室女某人。降秘閣。修撰。轉運副使。燾悚然淚下。曰。奈何。綠衣人曰。但力行善事可也。前至大溪。綠衣人推墮之。恍然而寤。死三日矣。妻子環立於傍。以心暖口動。未就殮耳。燾遂力行善事。如有年。後果以秘授。兩浙漕運。燾甚恐。已竟無恙。官端明殿學士。享上壽。則力行悔過之報云。

破人婚姻

增論男子生有室。女子生有家。而婚姻之事。由此起矣。聞此事者。當巧言以諷其成耳。苦言以勸其成耳。奈何反欲其破耶。其破之者。不必有意令其破也。如有人以婚姻之事。與我相商。而不細心訪問。以致錯聽奸人之言。誤信無稽之語。率爾回覆。焉因而打破者。有之矣。又或夫妻反目。情願生離。年歲凶荒。難堪死別。而我代寫休書。輕立鬻券。不為撮合焉。以致送破者。有之矣。凡此皆犯神明之瞋。觸造物之忌。而損在己之福者。可不慎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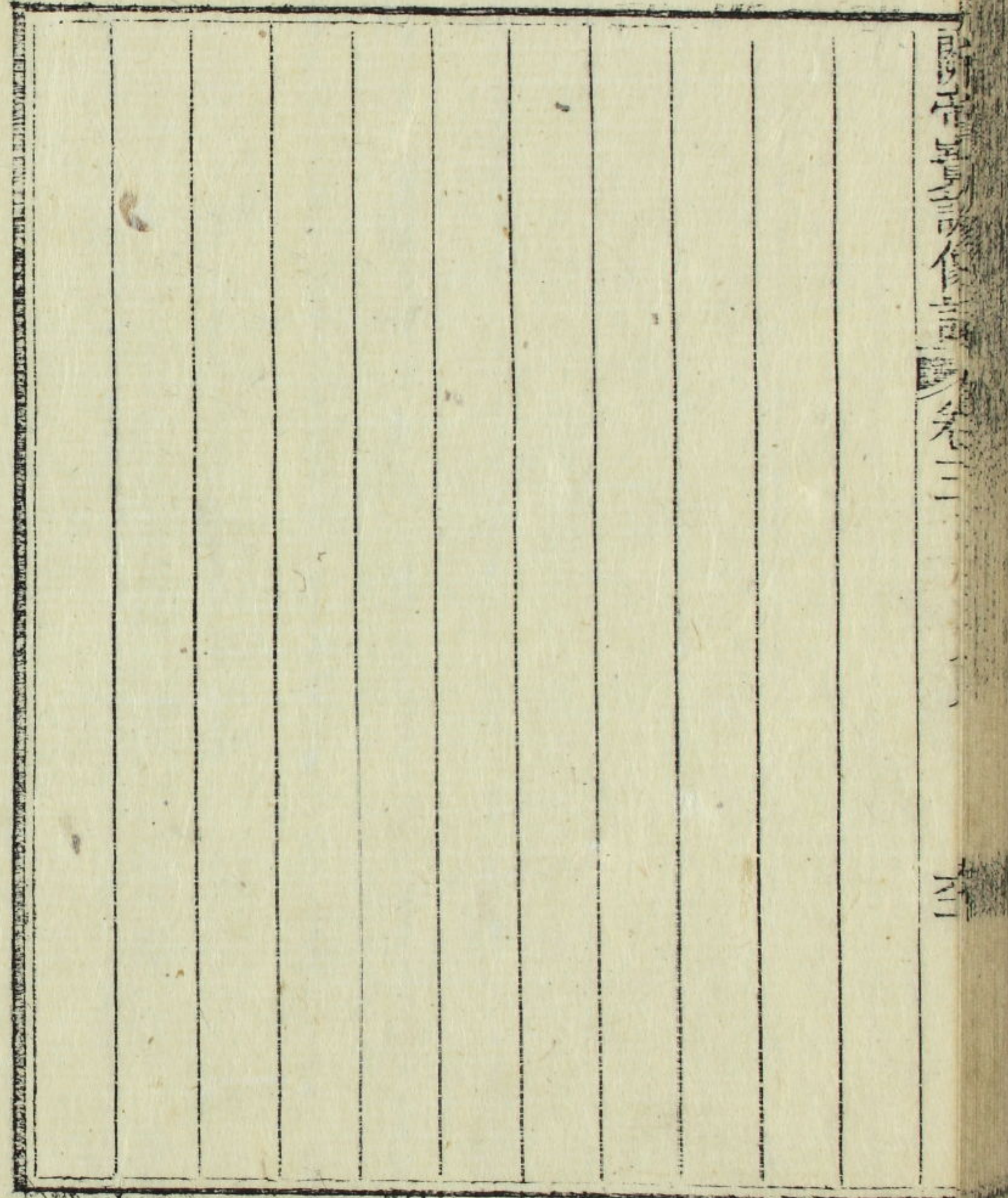
瞋



關帝廟

卷三 破婚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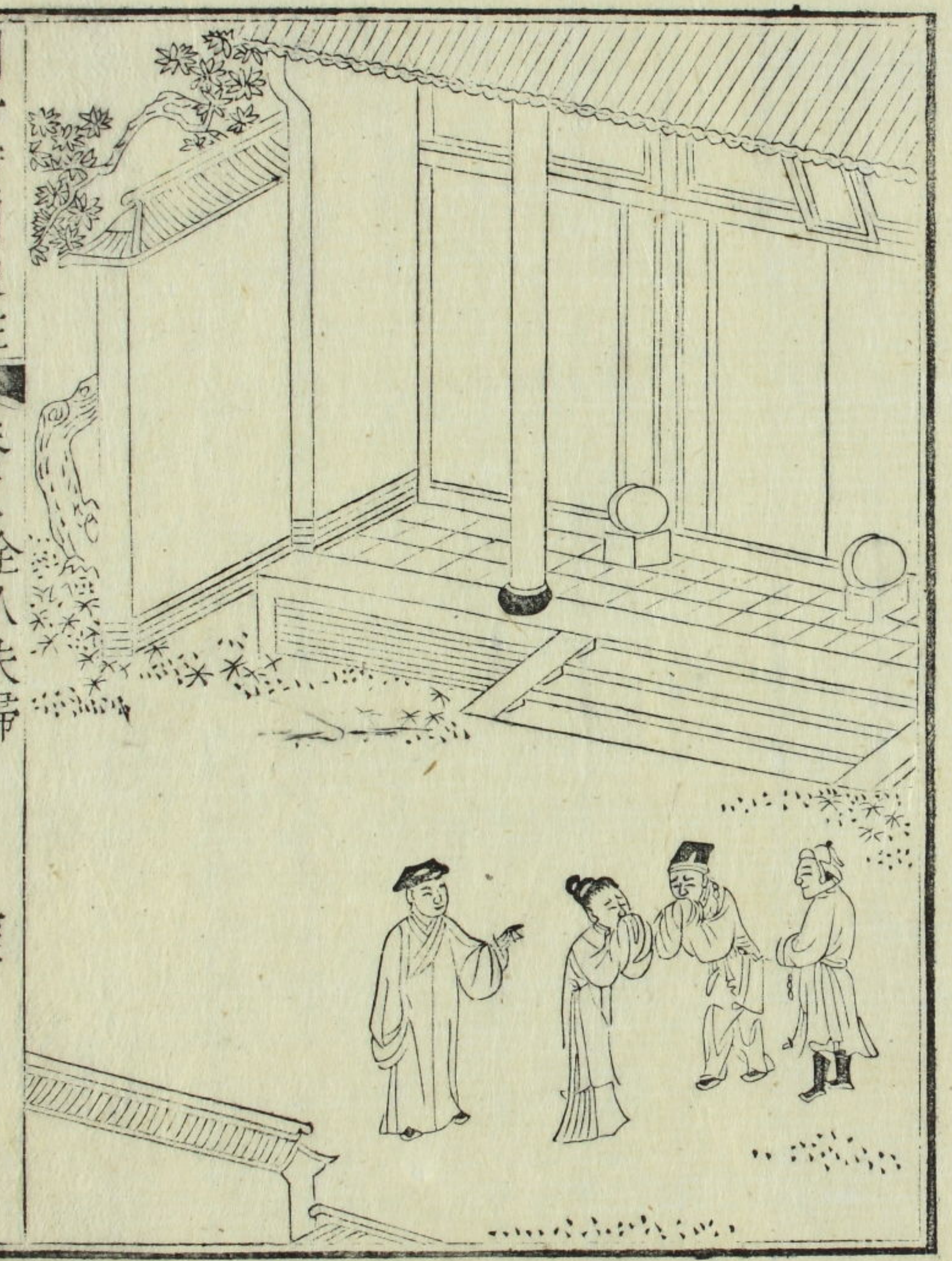


關帝廟

卷三

三

王生定興縣古城鎮人。年十五。學甚敏。當書館。側有土地廟。一夕里耆皆夢神告曰。王生後當為郡守。某職卑。每見其過。踏踏不寧。望為一屏障之庶免。起避里耆驚異。即為具土。木夜復夢曰。屏不必設。王生代人寫休書。無前程矣。遂終身不第。



關帝實訓修訂

卷三 全人夫婦

三

蘇允明性篤厚有善相者曰子壽不過三九每快快焉一日至公府見有夫婦相持大慟者允明問之知其被陷將賣妻以償贓罪急售已產代償全其夫婦後相士見之曰異哉子似有大陰德者允明語其故相者曰事不問大小卽一文與乞兒能救旦夕之死猶足回天况全人夫婦乎遐齡不足言矣後年九十外子亦貴顯

壞人名節

增論名者嘉名也節者令節也人生斯世不知若何修省而始博此一稱矣何忍壞之耶壞之者不在有心之指摘而在無意之譏彈或衆以爲忠信則曰伊實狡不可測也或衆以爲廉潔則曰伊實巧於暗取也甚至妄引某人謬舉某事以實其說始而形於口而若人之名節壞矣繼而播於衆而若人之名節爲世所不齒矣非喪心之小人而何

關帝實川象主

卷三刻薄誹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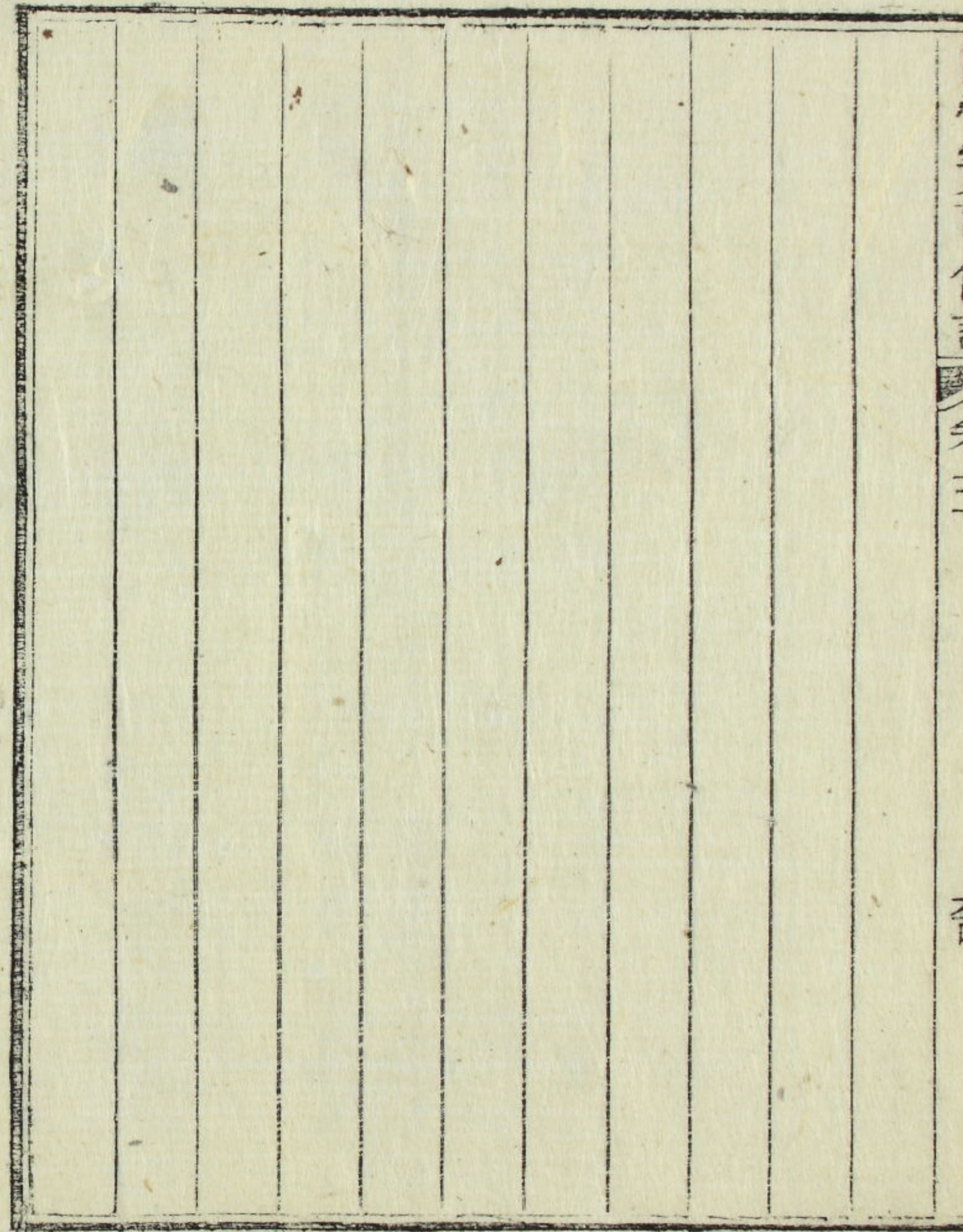
陸



關帝實川象主

卷三

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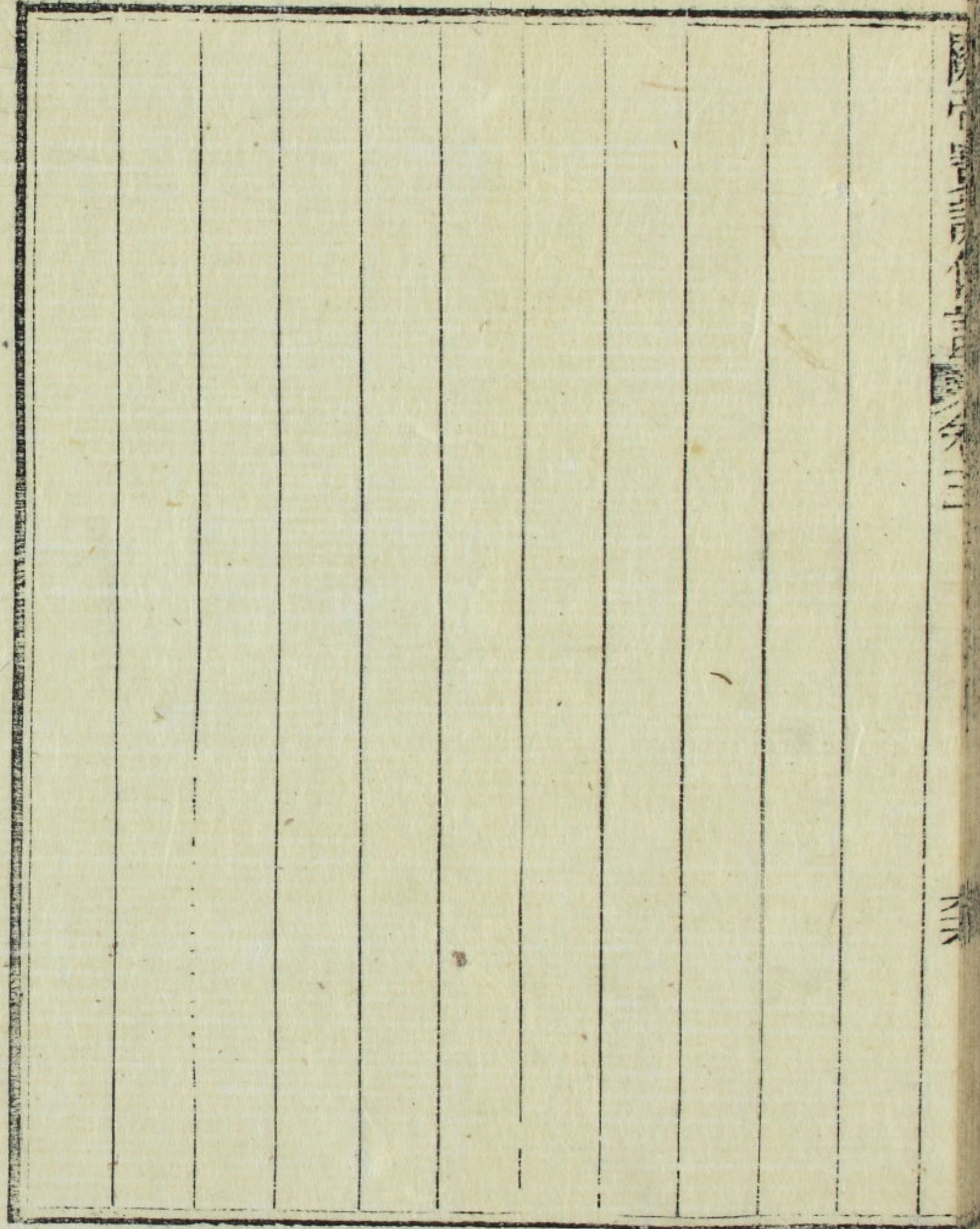
明宋芝南昌府人家富。天性刻薄。不肯說好話。於廣集間。或有贊某人輕財好義者。則曰。彼却以重利放債。滾算人田產。或有稱某官清正不阿者。則曰。彼却暗取人財。曲徇情面。特人鮮知之耳。類此敗人令名。不一而足。後家道消乏。一貧如洗。為債主逼勒。逃走他鄉。不知所往。

妒人技能

增論凡人技藝無論大小。才能無論偏全。要皆堪為世用者。此即薦之揚之。猶虞其後也。妒云乎哉。而不仁之人。未嘗不知其可用。但妒心太甚。見人技能。必思阻抑。蓋唯恐其相形。而不利於我也。且唯恐其得志。而獨利於彼也。所以媚嫉之心。不覺從中勃發。或遏人才於方進。或敗人功於將成。其始起於一念之微。而其害至於妨賢病國。禍世虐民。究竟徒傷心術。徒取禍災。何損於人。不可不深自猛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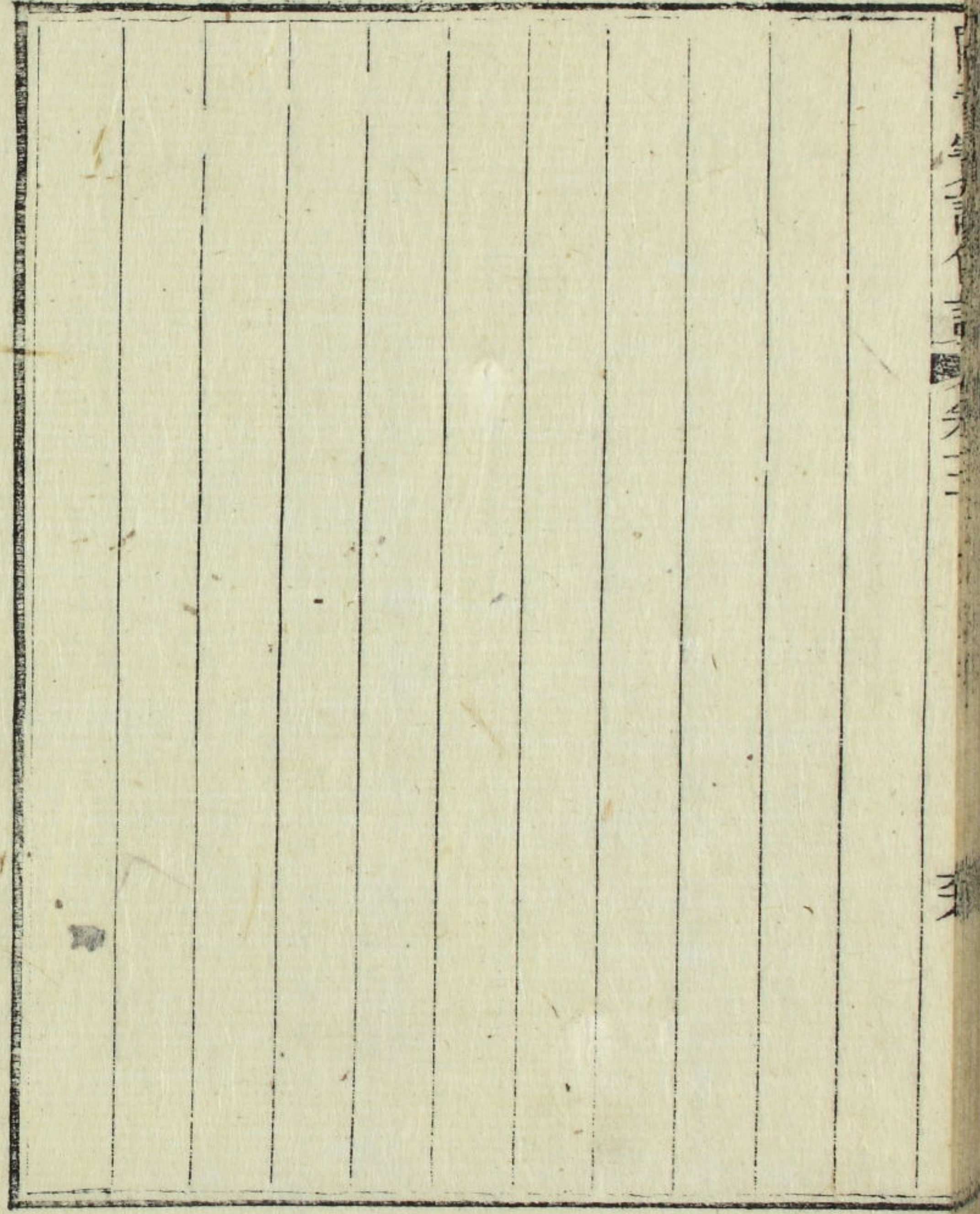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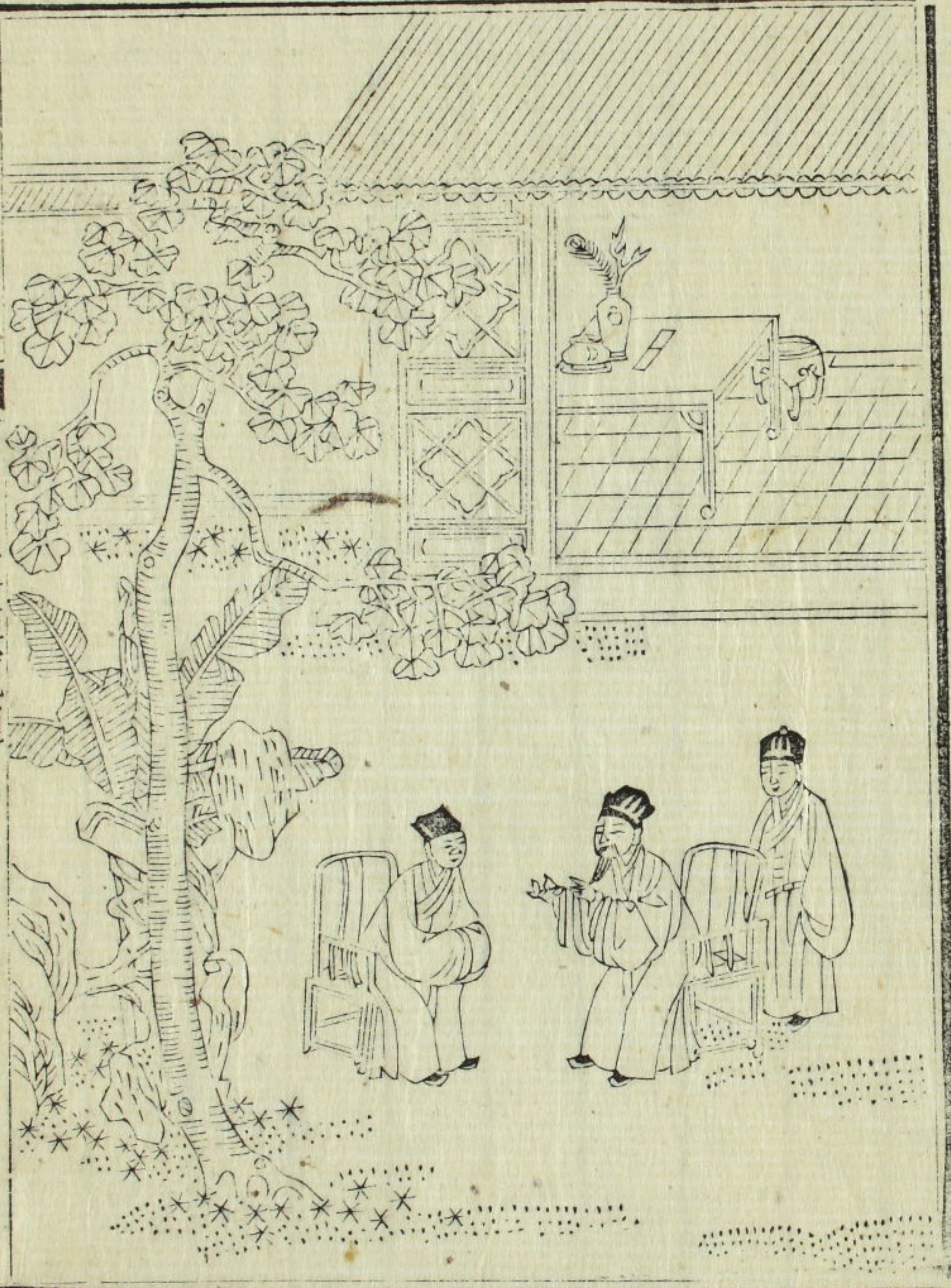
姪



國朝保定郡守沈公喜談醫。城內有宋姓醫。嘗入衙看病。又有易州牧薦一張姓醫。沈公俱禮敬之。而張時在沈公前說宋之方藥不通。宋每贊張之方藥穩妥。一日張言於沈公曰。宋之醫乃醫中劊子手也。沈公從容答曰。我眷屬衆。二醫並用不爲多。况從來沒有大病。宋向來並未治壞一人。不忍遽令去也。張慚而退。沈公乃與原薦主書曰。張姓妒心太甚。不敢留用。薦主亦從此薄張。後張居鄉貧。無衣帽。足不入城市。

謀人財產

增論人有財產。已何得而謀之耶。况他人之有此。非其祖宗德行所遺。卽其本人血汗所掙。又何忍而謀之耶。乃有不良之輩。用無限智術。費無限心機。或以勢壓。或以債滾。或以甜言美語。誑騙必謀爲己。有而後快。親族中而有此人。是親族中之蛇蝎也。朋友中而有此人。是朋友中之豺狼也。若輩非不自謂多謀。而吾直以爲強謀也。旁人亦謂巧謀。而吾直以爲拙謀也。噫。人生財產。確有一定之數。如命所應有。雖不謀亦滿其欲。命所不應有。卽詭謀寧能得歟。皇天有眼。關帝無情。所以誅其陰謀者。豈止一身一世而已哉。



丁清惠公置產必謂家人曰人生占不得一分便宜况棄
 產得產苦樂不同須曲體之三年以後有求加者必應其
 請昔范文正公三買田地吾愧不能效法前賢何忍有求
 弗應一進士門生好以刻薄謀人產公貽書訓曰產業將
 貽子孫須得之光明待之寬大斯可垂久遠若以產業為
 冤業非惟為子孫作牛馬直為子孫作蛇蝎耳又作詩誠
 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
 還有收人在後頭門生慚服



隴人劉整放債爲業其取人所有奪人所好之物無不如
鑰之開鎖人號之曰劉鑰匙見鄰人有貲產故借債與之
數年不問俟其久而總算利益數倍鄰人不得已傾貲以
償後整死變爲牛生其鄰家肋有文曰劉鑰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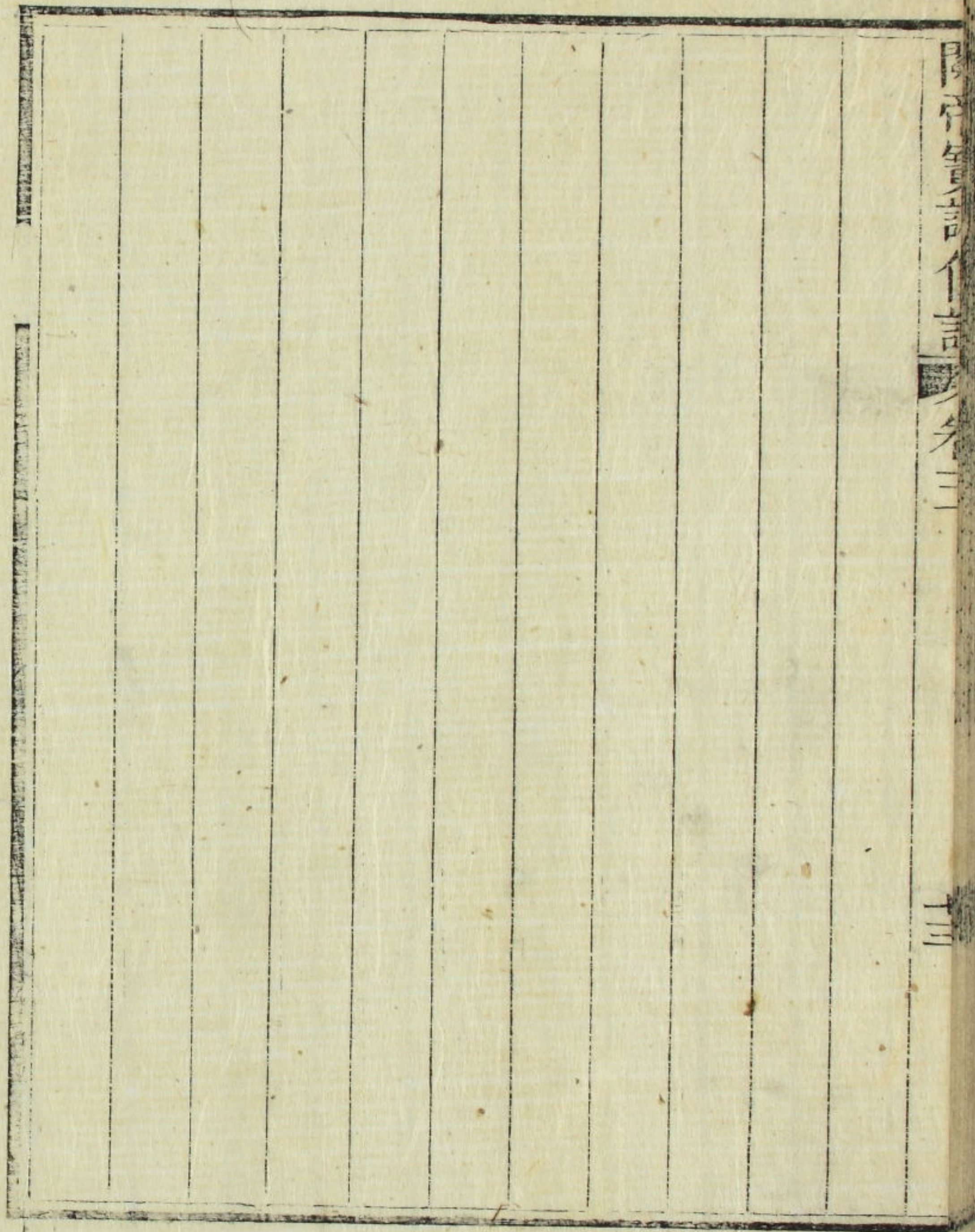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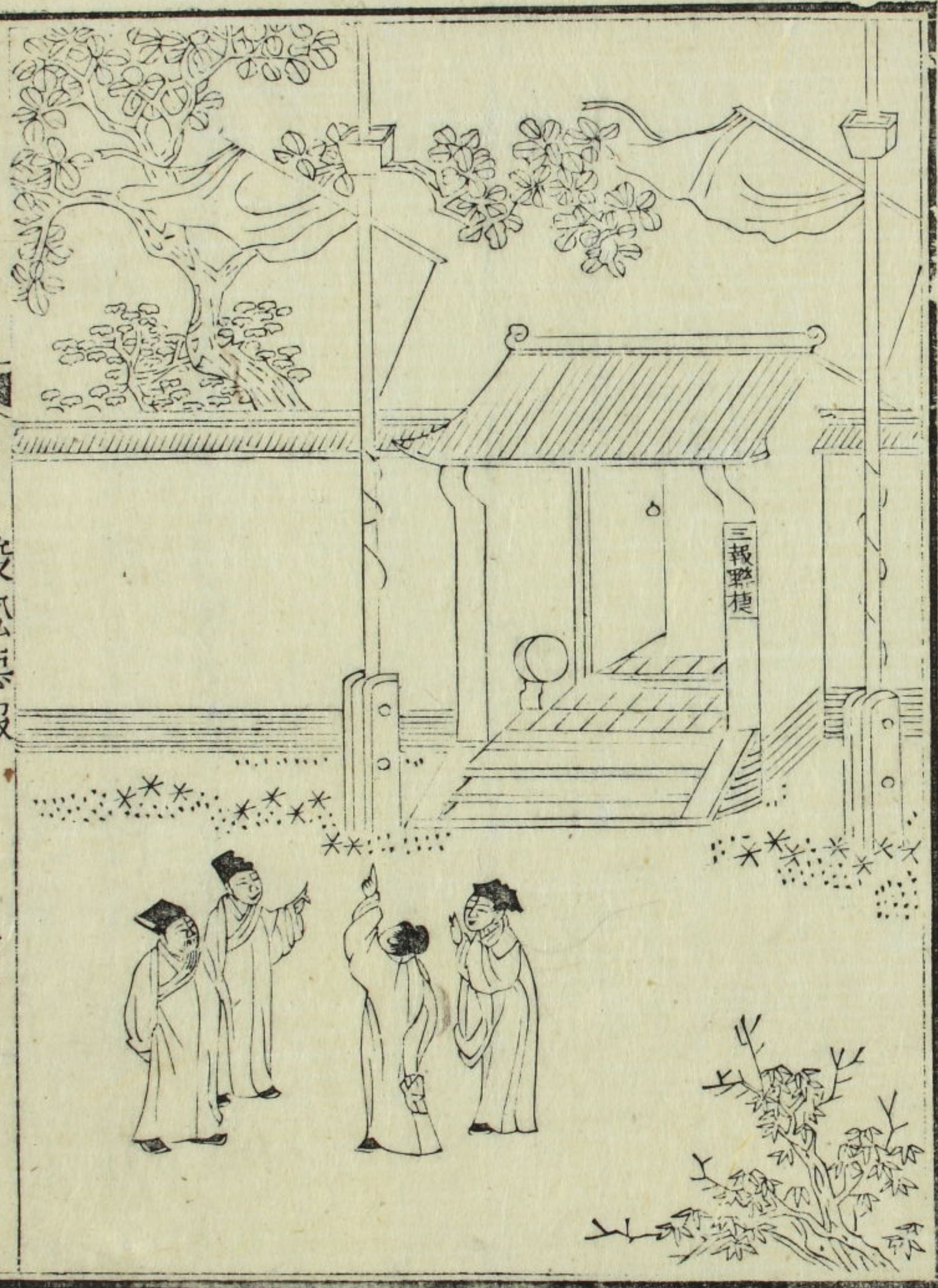


鄧榮狡滑起家。有宦家子不肖。誘與之遊。騙其財產既盡。致宦子乞丐而死。後榮爲商。遇一寇。宛與宦家子相似。縛榮父子。盡掠其貨以去。榮遂困死。榮之子亦丐。

唆人爭訟

增論。凡物不平則鳴。在人。有受屈受辱之處。則亟欲鳴之於官。伊時氣填胸臆。遏之且不能。寧堪人再唆耶。然事尚在未成之介。而非已成之局也。如有人調停其間。婉言勸解。破口阻撓。或亦猛然而回頭。脫然而罷手矣。乃遇機械之徒。平日且無風起浪。聞此便因火煽風。肆言有屈當伸。雖耗財勿計也。有辱當報。雖拚命奚辭也。舍之則懦和之則愚。必激其一紙控官。而後以爲得計。迨至經年不斷。兩敗俱傷。而彼之意氣揚揚。仍自得也。若此者。人亦無如彼何。吾以爲不有奇窮。必有奇禍也。

官



明黃鑑蘇州人。其父慣唆詞訟。蕩人產業。就中取利。後鑑弱冠登正統進士。蘇人歎曰。天道無知至此乎。天順復位。鑑歷陞大理寺卿。一日上御內閣。見有鑑奏禁錮一疏。立刻族誅。蘇人大快。

